

柏路佳傳記

這個早就被 *F. Delorme* 命名為《柏路佳舊傳》；之後有又 *J. Cambell*、*N. Vian* 將它放在「三友錦集」之中；*Brooke* 則放在聖方濟三為同伴（良、路斐諾及安哲樂）的作品當中；或是由 *M. Bigaroni* 放在良弟兄及其同伴作品的亞西西集子中的聖方濟舊傳，是由柏路佳市府圖書館的 1046 號手抄本傳下給我們。說它是一個編撰，是因為它是在第十三世紀及第十四世紀過程中所收集起來的內容；因為由人有意將方濟的生活重新組成為一個傳記，而其資料來源是來自比所謂文德「新的」傳記（文德大傳）來得更為「古老」的資料；同時也是為樂重新獲取直接由方濟小窮人的同伴們所傳遞下來的記憶或是記錄，而這些資料可能是在 1266 年總會議中所決定要銷毀的資料。

如果這個傳記的來源如上所說的，那麼，這種舊傳就不能說是 1246 年來自格熱橋的「錦集」了；但我們可以確信的是，這些資料是來自一個和聖方濟甚為親近的團體所作的見證，而部分至少如上所說的「錦集」。無論如何，它是一個極為珍貴和可靠的資料檔，且是具有絕對價值的傳記，它實在也和《成德明鏡》一樣，都是一個具有說服力及易於使人接受的傳記；由它的內容來看，我們可以直接看到方濟在同伴中間非常人性化的臨在，使那麼的直接，又有如此緊湊的生活。在這個傳記裏，除了這些資料編撰者的豐富記憶的意向外，還有因著方濟對它的弟兄團體擴展和成長的意向。

我們在這裏所呈現的通俗本，內容方面來自由 *M. Bigaroni* 負責出版的《亞西西編撰》（*Porziuncola* 1975），而數號方面則隨著 *F. Delorme* 所發現及出版的《聖方濟舊傳》的第二版本（*Parigi* 1926）；至於標題則都是來自譯者。

補贖與明智

[1545] 1. 在修會剛開始的日子裏，意即在方濟開始收錄少數弟兄于自己的團體時，他們共同生活于曲河地方。一夜，約半夜前後，人們正熟睡於他們貧苦的草席上時，一位弟兄開始哭叫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聖方濟起來說：「弟兄們，請起來並點起燈來！」於是有人點火炬來，聖方濟便問說：「誰在哭喊說：『我要死了！』？」一位弟兄說：「是我！」聖方濟就對他說：「弟兄，有什麼不舒服？什麼使你要死去？」弟兄答說：「我快要餓死了！」

聖方濟是一位充滿愛德和明智的人，他不願意該弟兄因了獨自進食而感到羞恥。他命令人立時預備了飯，並且命令每一個人都用飯。必須說：這位弟兄和其他新近回頭的弟兄們的補贖工夫過火了。

飯後，方濟向弟兄們說：「我親愛的弟兄們，我對你們說，每個人應考慮自己的體質；倘若你比其他人需要少量的飲食，我無意令需要多用飲食的弟兄，試圖與其他只需要少量飲食的弟兄取用同量的飲食。每個人應依照其體質而食用所需要的飲食。如果在飲食的問題上，我們必須力戒不利身靈的多餘事物，則我們更該避免這類過火的苦工。因為天主希望於我們的愛是仁愛及仁厚，而非祭獻。」

他又說：「我可愛的弟兄們，我有意使你們為了這位弟兄的愛，都參與他的這頓飯，免得他感到害羞。我們如此行事是為了愛，因為他很需要用飯。」（薛二 22；文大五 7；成德 27）

嚴苛對待自己，卻溫柔地對待弟兄們

[1546] 2. 最初的弟兄們，以及繼他們而入會的，不但以少吃減渴，而且以減少睡眠、受凍和做勞動來克苦其肉體。甚至如果他們能得到手的話，他們還會穿戴錢帶、胸甲，和以最粗硬的頭髮製成的內衣。

故此聖父方濟認為弟兄們因了這類的克苦，很易生病，而這正是他們中間許多位不久就遇到了不幸的事實，所以在一次會議中，禁止弟兄除緊身長衣外，不准使用上述種種。

我們這些曾和他生活一起的，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他自從有了弟兄們，他整個一生，經常在恪守我會所要求的貧窮及其它種種，以及在弟兄們傳統美德的條件下，實行了明智的美德。至於他自己，在他悔改之初，尚未有弟兄之前，直到他整個的一生，他對待其肉體十分嚴厲；即使他年少時，他的體質嫩而脆弱，因而在世俗中，非在特別優越生活條件中，不能度日。一旦，弟兄們開始在飲食及費用方面，違反貧窮及節制的美德，他便向眾位弟兄做了一篇特指某些人的講話：「我的弟兄們，莫非餓的健康情形不需要有特別的飲食嗎？但由於我應當作弟兄的模範和榜樣，我甘願以貧苦的伙食和粗糙的物品為己足。」（薛二 21；成德 27；小花 28）

對沿門求乞的歌頌

[1547] 3. 及至聖方濟在其周遭收錄了不少數的弟兄，他對他們的回頭，及對天主恩賜自己同他們朝夕相處而大感愉快。由於他對他們的情感及尊重，而未曾

遣發他們出外求乞。他想，如果讓他們外出行乞，他們或者不免感到害羞，為使他們避免害羞，他自己便每天外出求乞。

但這為他的身體，形成太過消耗體力的事。他生活于世俗時，他的肉體本已生來脆弱和嬌嫩；但自從他離棄世俗後，他的身體為了過火的齋戒，以及加放於自身的克苦，更為孱弱不堪。

一想到自身既無力負擔偌大的重任，同時，弟兄們雖然本應忠實於其求乞的聖召，即使感到不大願意和缺乏經驗，但由於他們尚未具有必要的智慧，便自動對聖人說：「我們願意求乞。」所以聖人便以下列的話對他們說：「我可愛的弟兄與孩子們，不要害羞求乞！因為天主曾為了我們而在實際上成為窮人。這是我們所以為效法他及其至聖母親的芳表，選擇真正貧窮道路的原由。這便是我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獲得，並留給我們和其他甘願選擇貧窮生活的人們的基業。」

他又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將有許多貴人和博學者，來加入我們的修會，並以乞求為榮。所以，你們要以愉快和信賴的心情，以及在天主祝福之下去乞求。你們乞求時的心情，應當比一文錢而換得一百元者的心情更為愉快。因為你們為求乞而奉送人們的是天主的愛，你們說：『請為了天主的聖愛，施予我們點什麼。』整個高天和大地較諸天主聖愛，簡直等於零。」

由於他們人數不多，故聖人未能遣發他們兩個兩個地去求乞，而只遣發他們一個一個地至各鄉鎮。他們回來後，每一個人彼此出示其獲得的東西，並說道：「我比你求的多。」聖方濟見他們高興愉快而感到慶倖。自該日起，他們每人都競相尋求求乞的許可。（薛二 74；成德 18）

莫為明天焦慮

[1548] 4. 聖方濟於其當時所有弟兄共同生活時，其心靈非常單純；由於主默他及其追隨者，應依照聖福音而生活，他便決心畢生一依福音逐字而生活。例如，廚子為預備豆類食品，貫常將豆子，在前一夜泡在熱水裏，而聖人則為了滿全福音：「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的話，而禁止他如常行事，故該弟兄便在夜課經完畢後，才將上述豆類浸在水中。

這也是許多弟兄長久以來，只求並只接受他們一天所需要的物品，尤其生活在城市中的弟兄更是如此。（成德 19）

對病患者的權變

[1549] 5. 一次，聖方濟住在一座會院裏，那裏有一位神修生活高深，入會年份已久的病弱的或是健康的，一律愉快而忍耐地歡迎貧窮，而貧窮為他們來說，簡直等於富裕的財產。他們如果患病，他們拒絕醫藥。事實上，他們都在圖謀做一些危害健康的事。

所以聖方濟對自己說：「如果這位弟兄一早食用些葡萄，我想為他應當很好。」一天，他不聲不響地起了床，喚醒了該弟兄，並帶他到了離聖堂不遠的葡萄園裏，然後選了一株結有串串美麗葡萄的葡萄樹，並同該弟兄坐在樹下，而且為使該弟兄不致害羞，他自己先吃了一些。該位弟兄一面吃著葡萄，一面讚美著天主。

他一輩子經常對其他弟兄提起這件事，每次都對聖父方濟對待自己的權變，

感到動心且十分熱忱。(薛二 176；成德 28)

不可侵犯的親密性

[1550] 6. 方濟在上述會院居住時，曾於一定的時間，在後面的小屋中祈禱。一天，亞西西主教來拜訪他。主教進了會院，並叩了方濟所住的屋門。門一開就直接進了小屋。這小屋的設備便是只掛有草席的一個角落。

由於聖人對他曾經顯示親切友誼及恩愛的表志，故他為了見到聖人，而毫無不安地揭開了草席。但他一把自己的頭探入了方濟所在的角落。因了天主的聖意，一種無形的暴力將他拋在外面，因為他不配件到方濟。他立時戰兢且近乎不省人事往後退，離開了小屋。他遂在弟兄們前承認自己的過失，並深自悔恨當天擅自進入了小屋的缺點。

愛試探的弟兄

[1551] 7. 一位在神修方面造詣高深，同時會零齡相當年長的弟兄，曾是方濟的密友。一次，他好多日子裏受到及其嚴重和狠毒惡魔的誘惑，以致於陷入了很深的失望之淵。他每天為這種誘惑而受苦，尤其嚴重的是，他非常害羞於告明。他以過火的齋戒、守夜、流淚和苦鞭處罰自己。

正當他長時期為難自己時，因了天主的安排，方濟來到了那個地區。一天，方濟偕同一位弟兄以及受苦的弟兄，在會院的周遭散步時，方濟略離開課第一位弟兄，並走近上述受到誘惑的弟兄說：「我可愛的弟兄，我願意並且命令你，自

今以後，不必將惡魔的那類暗示的誘惑告訴任何人！不要怕！它們並未絲毫傷及你的靈魂！每次你受到誘惑時，我許可你誦念七次天主經。」

該位弟兄為了方濟的話，尤其為了不必將誘惑告訴任何人而愉快，因為特別使其難堪者，是害羞將誘惑每天告訴人。他對方濟的聖德及其由聖神默示，而洞悉自己的誘惑感到驚訝。果然，他曾將自己的心靈開放于司鐸們，並且為了不將自己的弱點和誘惑開放于一位司鐸，他曾多次調換司鐸。

自從方濟給他講話後，他由好久以來遭受的外在和內在誘惑，完全得到了解放。靠天主的聖寵及方濟的功績，他生活於身靈的偉大和平和。（薛二 124；成德 106）

寶尊堂的獲得

[1552] 8. 方濟一見天主有意增加弟兄們的人數，一天，便對他們說：「我可愛的弟兄和兒子們，我看天主願意增加我們的人數。依我的意思，要求我們的主教，或是聖路斐諾堂的唱經團，或是聖本篤會的院長，請他們給我們一座又窮又小的聖堂，好使我們的弟兄在裏面，誦念他們的日課，並在這座聖堂近處，給我們一座由木頭和土起建的，又窮又小的屋子，為使弟兄們睡覺，並由那裏外出工作，我以為是件很好的事。我們現在所用的地方，已不再合適了，而且太小了，因為天主願意增加我們的人數。尤其因為我們沒有可以在內誦念日課的聖堂，如果有人死了，也不相宜地埋在其他神職人員的地方。」

眾弟兄都同意方濟的意見。他於是先將自己的請求呈明瞭主教，主教答說：

「弟兄，我沒有聖堂給你。」繼而又去請求聖路斐諾堂的唱經團，他們的答復與主教的答復沒有兩樣。然後他們到了聖本篤的蘇巴修山的會院，並做了同樣的申請，而且也將主教及唱經團的答復，一併告知了院長。院長動了慈心，便與其修士們商議了一番，然後一如天主的決定，將他們擁有的最窮的寶尊堂天使聖母給予方濟及弟兄們。在亞西西城整個地區內，不可能找到比這更窮的聖堂。

院長對方濟說：「弟兄，我們答允你的請求，但我們的心意是：如果天主擴大你們的修會，這地方的會院應當是你們一切會院的首院。」這話為方濟及其它弟兄所贊成。

聖方濟為了弟兄們能夠使用這個地方，感到異常地高興；一來，這個聖堂帶有基督之母地名號；二來，因為他很窮，其名為寶尊。他之被稱為寶尊地事實，真可說是它將成為小弟兄會首院地預兆。這聖堂被稱為寶尊的理由，是因為這聖堂所在的地點，已久被人稱作寶尊了。

聖方濟常說：「天主的旨意，不要人們給予弟兄們其他的聖堂，也不許可原初的弟兄們建造擁有其他聖堂，因為這座聖堂就如同小弟兄會的創立而應驗了的語言。」

這聖堂即使好久以來便赤貧如洗，甚至近乎倒塌，亞西西城及其它附近的居民，卻對他懷有熱忱，這熱忱至今猶存且尚在成長。

弟兄們一遷移至此地，主幾乎每天增加他們的人數。他們的令名及盛意傳遍了整個斯波來叨山谷。這裏的聖堂由古時便稱為天使之後聖母堂，而居民則稱之為寶尊聖母堂。甚至弟兄們動工修復該聖堂時，該地區的男女仍然說：「讓我們往天使聖母堂去。」

本篤會院長及其修士們，將上述聖堂無條件給了聖方濟和其弟兄，他們並未索取任何代價或年租。但聖方濟，一位善良而明智的家長，立意起建其屋宇及其修會於牢固的巨石上一即於真的貧窮上。故此，年年給本篤會士們致送一籃小鱒魚。他這樣行事，是為了表示謙虛和貧窮，表示弟兄們不願據取任何地區為己有，並不願住在其所有權不屬於他人的任何地方，他們不願意擁有出售或讓與任何所有權的權利。

故此，每年弟兄們致送小魚給本篤會士們，而會士們由於喜愛他們的謙虛，便送聖人和其弟兄們一桶油。（薛而 18；成德 55；三友 56）

寶尊—修會的的楷模

[1553] 9. 我們曾經與聖方濟共同生活，我們作證：聖方濟很堅持地一再強調：「在聖母所喜愛的全球所有聖堂中，她最喜愛的是這一座。」她所以這樣說話的理由是，因為天主賜給許多殊寵給這個會院，又因為上列的話是在這個地方啟發給他的。這是他畢生所以對這個地方懷有如此大的熱忱和恭敬之故。

為使弟兄們將這點銘刻於心，永志不忘，他臨終時，又將這事寫在遺囑裏，果然他臨終時，在總會長和弟兄們面前，曾提到了這一點，他說：「我有意對寶尊會院做出一種安排，並把它留贈給弟兄們作醫囑，為使他們常以巨大的尊敬和熱忱，來對待這地方。」

他們要效法老弟兄們，做他們曾經做過的種種，這地方早已是一塊聖地，他們以日夜不停的祈禱和恒守靜默，來維護這地方的聖德。假如有人在靜默的時間

開始講話，其談話應是為了熱心光榮天主與救人靈魂。如果有人膽敢——這是少有的事——談些無用不合適的閒事，即要受到譴責。

他們不僅守齋，而且多次於午夜受冷，穿得單薄，並做手工來難為自己的肉體。他們為了避免空閒，往往到田間去幫忙窮人，而他們則有時為了天主的愛，而給弟兄們做補贖。他們以這些美德和其他善事，聖化自己和這個地方。繼他們住在此地的人們，也做了同樣的事，但從未能如同他們具有同等的熱烈。

[1554] 但是由於集中在此地的弟兄與信友的人數。超出了慣于集中此地方的人數，主要是因為這是全會弟兄召開會議的所在，和所有有意入會者的招待中心。尤其因為今天的弟兄們在祈禱和工作上的熱忱，遠遜于老弟兄，並且他們更偏向於無益的閒話與散播世俗新聞。這是居於此間的弟兄們，已不再以我所願望的相稱的尊敬與熱忱，來對待這個地方的緣故。（薛二 19；成德 55）

[1555] 10. 「所以我的意願是，寶尊聖母堂應直接隸屬於總會長的權下，目的在使他用心照料它，尤其使他能夠在此地建立起聖善及虔敬的家庭。這裏的神職人員應當是最為聖善和最為標準的，而且應當是最善於誦唱日課的弟兄，以期不僅弟兄們，就連信友們也都樂於熱心聆聽他們。人們要選出聖善機智及有德的弟兄和信友們來這裏服務。

我的另一個意願是，除了總會長和服務此間的弟兄們，任何其他弟兄和人們，都不能進入這會院。這裏的弟兄，除了協助他們的同會弟兄，以及視察他們的總會長之外，不得與任何其他人交談。

我的另一個意願是，凡服務此間的非神職人員，不得與他們說些世俗的事情和新聞，除非有利於他們的心靈的一切。我的意願是，不准任何人進入此會院，

那是因為我願意弟兄們容易維持其純潔和聖善。假如真的沒有人講一句無益或有損於人靈的話，這地方便要維持其純潔和聖善，以詠歌頌揚主的詩歌。

這會院中的一位弟兄去世時，總會長應召叫另一位聖善的弟兄來補死去弟兄的空位，無論他是屬於什麼會院。我為什麼如此安排呢？因為如果不幸，會院裏的弟兄棄離了應有的純潔和聖善生活，我希望至少這會院永為全會的美麗明鏡，天主和聖母台前的一盞明燈。願天主為了這會院，垂憐弟兄們的罪惡和缺點；願天主經常護衛我們的修會及這小小園圃。」（薛二 19；成德 55）

人們建造的房子

[1556] 11. 下面是召開會議時所發生的事情。那時，每年在寶尊聖母堂召開會議。仰賴天主的恩寵，弟兄們的數字大為增加，而且天天在增加。但他們為集會所有的東西，不外由草蓋的窮苦的洞穴，以及由樹枝和泥土打造起來的牆，這正是弟兄們定居此地時所修建的住出。

亞西西城的人們，一知道這事，便組成了一個團體來援助他們。但幾天內，神速並熱誠地起造了一座由石頭及水泥修築的大房子，但並沒有經過聖人的同意，並且聖人當時並不在。聖人由其所在的會省前來參加總會議時，一見到那地方修建的房子，便大為詫異；他自言自語地說：「這房子將為弟兄們在他們會院裏，修建大房子的藉口或是托詞。」他既立意使這會院常作各會院的楷模與全會弟兄的規範；一天，在會議閉幕間，他起身爬上屋頂，也命幾位弟兄一同爬上去，並仗著他們的幫助，開始將該房子的瓦擲下來，因為他決心要拆掉它。

此時，若干騎士和亞西西城的人也在場。他們是城裏派來維護秩序的人員，因為許多來看弟兄們開會情形的外地人，都會集在會院的附近。他們一見聖方濟及其弟兄們有意毀掉房子，便走進聖方濟，並對他說：「弟兄，這房子是屬於亞西西市政府的財產，我們在這裏代表政府，請你不要拆掉它！」

方濟就回答說：「很好！如果這房子是你們的財產，那我就不會將它破壞。」方濟就很快地由屋頂下來，接著他的弟兄們也和他一同下來了。

為了這個房子是亞西西人所建造的緣故，長時期以來都作如此的決定：每年由市長因愛德德原故，由責任維修並派人們來修理這座建築物。（薛二 57；文大七 2；成德 7）

總會長所修建的房子

[1557] 12. 又有一次，總會長有意為該會院起建兩座小房子，為使弟兄們有唱日課和住宿的地方。當時所有的弟兄和保守弟兄，都集中在這地方，故該地的弟兄們幾乎每日都不得安寧。由於集中來的人太多，沒有地方休息和念日課，故他們必須將自己住的小屋，讓與別人；這樣一來，他們經常受到騷擾；因此他們工作後，事實上，他們並不可能照料其肉體及靈修生活所需的一切。

及至聖方濟回來時，上述小屋已經幾乎完工了。由於聖方濟聽到弟兄們工作的聲音，一早便為這聲音感到驚奇，並問其同伴：「那是什麼聲音？弟兄們在做什麼？」該同伴便給他敘述了整個事由。

方濟便打發人向總會長說：「弟兄，這會院是我們修會的明鏡和楷模。來這

裏的全會弟兄們，應當將貧窮美好的榜樣帶回他們的會院去。我寧願這裏的弟兄們，為天主的聖愛而忍受騷擾與不安，而不願他們享受安寧與神樂。不然其他的弟兄們將以次為例，而起建他們的會院說：『寶尊堂會院是全會的會院，他們既然在那裏起造了巨大的房屋，在我們的會院裏，也應能起建新房子，因為我們的屋子不夠用了。』」（成德 8）

沒有「我的」屋子

[1558] 13. 一位聖人的密友是一位具有高深靈修生活的弟兄，住在某會院中。他知道如果聖方濟到了這地方，便找不到合適的地方住，故此他在會院附近一個避靜角落，替聖人築了一間小屋，以便聖人來時，有一個祈禱的所在。

不幾天後，聖方濟真的來到。該弟兄便領方濟到該小屋去，聖人對他說：「我看這屋子為我太漂亮了！假使你要我在這裏住數日，你要在小屋內外，放些碎石和樹枝子。」事實上，這屋子並非以水泥起造的，而是以木頭搭蓋的，但由於木料是經斧子修築平滑的，故聖人認為太過美觀了。於是該弟兄便以聖人所請，重新佈置了一下。真的，屋子越小越吻合修士身份，聖人越喜歡看到並住在那裏。

聖人在該小屋內住了並祈禱了一段時間後，一日，他外出至接近弟兄們住的會院時，一位弟兄迎面而來。方濟問他說：「你從那裏來？」該弟兄回答說：「從你屋裏來！」聖方濟答說：「你既然稱這屋子是我的，今後任何人都可以住用該屋子，我決不再用它了！」

[1559] 我們與他一起生活的人們，經常聽到他一直重複說：「狐狸有穴，飛鳥

有巢，人子卻沒有放枕頭的地方。」

接著他又說：「主退至曠野祈禱，四十晝夜守嚴齋時，並未曾住過小屋或是房間，而只靠山上的巨石來遮風避雨。」為此方濟步武著救主的芳蹤，拒絕住用此世的小屋或是建築物，並禁止人們替他修建屋宇。而且，倘若他不留意時對弟兄說：「請替我準備一間屋子」，他會為了福音的一句話：「不要為你的生命憂慮」，而不願住進去。

[1560] 臨終時，他堅持要人們把下列話語寫進遺囑裏：「凡為弟兄所修建的屋宇，只應以泥土和木頭為材料，以維護貧窮與謙虛。」（薛二 59；成德 9；薛二 56）

為弟兄們所建造的房子

[1561] 14. 當聖人在西耶納城治療眼疾時，他住在一間小屋內，人們在他去世後，為了恭敬他而改造為一個小聖堂。曾經將土地給弟兄們為建立會院的文德先生，一天，對聖方濟說：「你對這會院又什麼想法？」聖方濟回答說：「你要我告訴你該怎樣修蓋會院嗎？」他說：「當然！」

聖人於是說：「弟兄們到了一座沒有會院的城鎮，如果有人情願提供給他們必要的土地，以便起建會院和園子，先要決定該空地是否適宜且不太大。他們決不應不顧我們許下要恪守的貧窮，以及我們有義務給別人樹立的榜樣。」

聖父方濟如此說話，因為他要求取消弟兄們在修建烏屋宇、聖堂、園子等，所有違反貧窮法規的托詞，他不願弟兄們將在任何會院的所有權歸為己有，而應

在裏面如同路人和旅客。

如果聖人願意在每座聖堂會院中，只有少數弟兄住在裏面，其理由是：聖人以為大的會院，不易於恪守貧窮。而他自從回頭時起，就經常完善的恪守至聖貧窮。(成德 10)

[1562] 15. 其次，聖人又接著說：「他們應至該地主教府，並向他說：主教大人，有人決意，為了天主聖愛及其靈魂的得救而奉獻我們為修建一座會院所必需的土地。我們的第一項工作，便是來見你；因為你是人靈及整個委託於你的羊群的父親和主人，因而，你也是我們和行將生活於會院的弟兄們的父親和主人。我們仰仗主教，你的祝福，有意建立一座會院。」

聖人這樣的說話，是為了人靈的益處。弟兄們如果能與主教及神職人員和睦相處，則他們就能在人們間，所完成的人靈的事功，遠比他們只求歸化人們，而不顧聖職人員的怨恨為大。他又說：「主召叫了我們為復蘇人們的德性，為支持主教和我們的慈母教會。因而我們應當在力量可能的範圍內，時時熱愛並尊敬他們。為了這個理由，弟兄們才被稱為小弟兄。他們應當對世上一切人，在自處和表樣上，一如其名，謙虛自下。

當我離開世俗，並辭別了我親生的父親，開始了我新的生活時，主就將他的聖言，放在亞西西主教口中，為使他提供我侍奉基督的建議和鼓勵。為了上述理由，也為了我在主教們身上發現的許多卓越點，我願意熱愛及尊敬他們，不但將主教，甚至連小小司鐸，也都奉為我的主人。」(薛二 146；成德 10)

[1563] 16. 「在獲得了主教德祝福後，他們要圍著他們所接受的，是用來建立會院的土地，挖掘一道大的壕溝，並種植好的樹籬，當作貧窮與謙遜的圍牆和標

誌。然後，他們可以用泥土和木頭，修建幾間貧窮而微小的房子，及數間讓弟兄有時可以自由地祈禱，並為避免閒談的小屋。

他們也可以蓋一座小聖堂，但不得藉向民眾將道或是在任何托詞下，起建大堂。如果弟兄們為了遵守至聖貧窮及自持謙虛和自尊，去其他地聖堂裏講道，他們的謙遜必然更大，而他們的表樣必然更為有力。若有主教或神職人員，無論其為修會人士或在俗人士，來參觀我們住的房子、小屋及聖堂，我們的貧窮應當是一篇真實的宣講及使他們受到神益的泉源。」

他又說：「不幸，弟兄們太多次擁有大的建築物；這樣一來，他們便違反我們的至聖貧窮，招致壞表樣和閒話。繼而他們藉口取得一座更好及更聖的會院，就放棄了這地方及其它所有的建築物。於是，對他們慷慨施與的恩人及其它人們，便會為了這種情況而大感憤慨。

所以，弟兄們要擁有小而窮的屋宇，以期忠實于他們修會聖願，並滿全其樹立善表的義務。這比為行善而違反自己的聖願，因而給人們樹立壞榜樣要好。假使弟兄們有意放棄這小會院及貧窮的屋宇，而遷至較為好一點的會院，其惡表也將較小，且為害不大。」（成德 10）

最後的遺囑

[1564] 17. 當時，就在聖方濟對文德先生講述的小屋內；一夜由於胃病發作，大吐特吐起來。這病是如此惡劣，以致方濟開始吐血，而這情況又整夜持續不斷，直到早晨。

他的同伴見他因了胃病而遭受到的衰弱和痛苦,都以為他即將去世。便含著眼淚,並且懷著絕大的悲痛,對聖人說:「父親,我們的遭遇行將怎麼樣呢?請祝福我們及一切其他的弟兄們吧!請將你的遺志或是遺囑留給你的兒子們吧!為的是,假使主願意你脫離此世時,弟兄們可以提起遺囑來說:這是我們父親臨終時留贈給其弟兄與兒子們的言語。」

方濟就向他們說:「請替我叫來本篤比拉特羅弟兄。」這位弟兄是一位司鐸,他為人睿智和聖善,是一位最先入會者,他曾多次在聖人小屋內,為聖人做過彌撒。因為聖人雖然病勢危急,如果可能,仍常願意全心全力地參與一台彌撒。

這位弟兄一來到,聖方濟便對他說:「請寫下來我祝福我所有的弟兄們,無論他們現在已入會的,和所有在這個世界終窮時將入會的。」

聖方濟慣于會議開幕時,降福並赦免一切弟兄們,意即全會所有在場的弟兄及行將入會的弟兄。實際上,他祝福所有的弟兄,已入會者及行將入會者;不只限於召開會議時,而是很多次都是如此行事的。

於是方濟向他們說:「由於我的病弱和痛苦,不能讓我講話,故我將以少數語句,總括我的意願如下:為紀念我的祝福和我的遺囑,大家要彼此相愛相敬;大家要熱愛並尊重我的貧窮夫人;要常忠實並服從我們的聖教會慈母的主教及其神職人員。」

隨後,又勸告弟兄們,要害怕並逃避惡表。最後,他詛咒一切因惡表而使人們誹謗修會及弟兄們生活,甚至誹謗聖善弟兄生活的人們。因為他們使弟兄們蒙羞,並吃苦甚多。(成德 87)

清理聖堂

[1565] 18. 正當聖方濟住在寶尊聖母堂時，由於只有少數弟兄，故不免有時巡視亞西西城附近的小村子的聖堂，並勸人們悔改。他常常隨身帶著用以清掃聖堂的掃帚。

事實上，他每次進入聖堂而看有不清潔的狀況時，便非常傷心。故此，他每逢宣講完畢，便召集該地所有的司鐸，並領他們至一旁，以免為信友們聽見，告訴他們有關靈魂的救援，並特別提醒他們要關心聖堂、祭台和用以做彌撒的種種的清潔。(成德 56)

樸實的若望弟兄

[1566] 19. 一天，方濟進入了位於亞西西一帶的一座聖堂，並開始打掃。這件事立時就在整個村子裏被傳揚開來了，因為人們時常喜歡看到並聽到他。

有一位異常誠樸，名叫若望的人，他正在聖堂附近耕田，他一發現了聖人的到來，便去找聖人，並見他正在清掃聖堂。他對聖人說：「弟兄，我願意幫你的忙，請給我你的掃帚。」他接過了掃帚，並將聖堂打掃乾淨。

於是他們便一起坐下，這人對聖人說：「我久已有意侍奉天主，尤其是在聽到了人們論及你以及你的弟兄們所說的種種時，但我不知道怎樣能找到你。主既然恩愛地安排了我們的這次會晤，我願做你要我做的一切。」

聖方濟看見他如此熱誠，為之喜樂於主，尤其因為當時只有少數弟兄，而這

人則如此純真和誠樸，在聖人看來，他應當成為一位好會士，於是，方濟對他說：「弟兄，倘若你有意於我們的生活，並於我們一起生活，你必須棄絕你所有的，和你以正義所獲得的種種，並且一依福音勸諭分給窮人。這正是我們這些弟兄們能夠，並且已經做過的。」

聽到這話，若望就立時地跑到田裏，解開了他的牛，並牽來了一匹牛到聖人那裏說：「弟兄，我好幾年侍奉了我的父親和家人，這匹牛正是我應得的財產的一分子。我願意你收下，並將它按照你在天主內，認為最好的方式來給予窮人。」

這人年幼的弟弟們和其家人一聽到他說要離去，便開始流淚並高聲哭喊。聖方濟為此情景而大動憐憫的心，尤其見到其家人口眾多，而無經濟來源，遂對他們說：「不要哭泣！請準備一餐便飯，好讓我們一起吃飯，我要恢復你們的喜樂。」於是大家便都忙著準備午餐，並都喜樂地用了飯。

飯後，聖方濟對他們說：「你們的兒子立意要侍奉天主，你們不單不應悲傷，反而應皆大歡喜；因為這不但在天主的眼中，連在人的眼中，也都是一份榮耀；你們身心雙方必將受益；你們中有人光榮天主，同時，我們修會中所有的弟兄，也都是你們的兒子或是弟兄。天主的受造物願意侍奉造物主，而作天主僕人就等於是為王。我無意，也不應將兒子還給你們，但為了使你們由你們的這位兒子獲取一點安慰，我要他將這頭牛，留贈給你們；因為你們使窮人，即使依照福音應當給予其他的窮人。」

大家聽了這番話，都為之心平氣和，由於他們是真正的窮人，他們為了那頭牛而復得更感到高興。

非常喜愛誠樸的聖方濟特別喜歡若望弟兄，立即給他穿上了會衣，並將他視

作自己的同伴。這位若望弟兄如此誠樸，以致於他認為應當作聖方濟所做的一切。故方濟在聖堂時，這位弟兄也要看見他並窺視他，以期在一切態度上與方濟一樣；如果聖人祈禱時跪下或是舉手合十，聖人吐唾或是咳嗽，這位弟兄也照樣做同樣的事。

聖人雖然賞識他的樸實，卻開始責斥他，而這位弟兄答說：「父親，我許下照你所做的一切。」聖方濟見他如此誠樸，不禁大為驚奇和歡喜。這位弟兄終於在一切聖德上做了可奇的進展。

不久，他便去世了，他畢生未曾絲毫脫離聖德的途徑；為此聖方濟談起他的生平時，常在內心與外表上，顯得欣喜非凡，這也是他所以不稱之為「若望弟兄」，而稱為「聖人若望」的原故。

虛劣的聖召

[1567] 20·當時聖方濟正在馬爾卡省巡行宣講。一天，在他向一個小鎮的人們宣講時，來了一個人向他說：「弟兄，我有意離棄世俗，而加入你修會的大家庭。」聖人回答說：「弟兄，如果你有意加入我們的修會，你必須依照福音上成德的勸諭，先分施你所有的財產給窮人，其次，需要完全棄絕你的意願。」

這人一聽這話，便馬上回家，將其所有分散給了他的家人；他並非為天主之神，而是為血肉之神所引導。繼而回到了聖方濟那裏，並對聖人說：「弟兄，我已做了你告訴我當做的一切。我已放棄了我的一切所有。」方濟向他說：「弟兄，你在做了什麼？」他答說：「弟兄，我將我所有財產分施給需要救濟的我的家人。」

聖方濟因了聖神的默許，知道他是一位血肉之人，便說：「蒼蠅弟兄，去你的吧！你既將你的財產給予你的家人，你準備靠弟兄們求乞的東西來生活？」這人馬上固執地走開了，他不願將其所有給予其他窮人。（薛二 81；文大七 3）

投雲見青天

[1568] 21. 聖方濟住在寶尊堂會院時，為了其靈魂的好處，曾為嚴重的誘惑所驚擾，不但在內心裏，甚至於連肉體方面也受到了這個誘惑的干擾。有時甚至害怕與其它的同伴在一塊，因為為了這個誘惑，方濟連一個微笑都做不出來。

他以齋戒飲食和靜默寡言來克苦自己；他多次退避到靠近聖堂的樹林中，並在那裏舉行祈禱；在那裏，他盡情地發洩自己的愁苦，在天主前傾流著大量的淚水，以期無所不能的師傅基督，能以俯就他的祈求，並由天上恩賜一種可以平息這風波的良方。他曾經二年多的工夫，白日黑夜受這誘惑的磨難。

一天，他正在聖母堂祈禱時，在心神內聽到了福音上的一句話：「假使你們的信德，有如芥子那麼大，你可以對這山說：由此處移到彼處去，他必定會移過去。」

方濟就問道：「這山是什麼呢？」「這山便是你的誘惑。」「那麼，請按照你的話，就這樣成就於我吧！」他立時自覺雲消霧散，就像從未受過誘惑一樣。（薛二 115；成德 99）

與癩病患者共餐

[1569] 22. 一天，聖方濟返回寶尊聖母堂時，見到誠實者若望弟兄，正陪伴著那一天新來的一位滿身濃瘡的癩病人。聖父方濟曾殷勤地將這類病情嚴重的癩病人，託付給若望弟兄照顧，那時若望弟兄在癩病院內。若望弟兄可以說是病情嚴重的癩病人的醫生，他以豪爽的心胸，擦揩清潔，並包紮他們的瘡。

方濟責斥若望弟兄說：「你不應該把我們信仰『基督弟兄們』——方濟是以這個名字來稱呼癩病人一帶到外面，這為你不好，為他們也不好。」他雖然一見該弟兄幫忙並服務癩病人，心裏常欣慰，但他卻說了上面的話；首先，因為他不願意弟兄將病情嚴重的癩病人帶出醫院外面；其次，因為若望弟兄非常誠樸，多將他們帶到聖母堂來；最後，因為人們慣於嫌惡這類滿身濃瘡的病人。

聖方濟一說了上述的話，便為之後悔莫及。他便立即到當時的總會長賈大尼弟兄前，告明瞭自己的罪，因為由於他對若望弟兄的責斥，可能使癩病人受到輕視，因而感到不樂。所以，他願意自訟自承，並有意在天主與癩病人前補贖。

他便對賈大尼弟兄說：「我求你批准，尤其不要反對我有意做的補贖。」賈大尼就回答說：「弟兄，全照你的意思行事吧！」他對聖方濟如此尊重、敬畏並服從，以致于他從來未撤銷過聖人的命令，雖然在這光景及其它許多這類情形之下，其內心與外面都感覺到痛苦。

聖人對他說：「我的補贖是與信仰基督的弟兄們共餐，而且使用同一盤子。」他一坐下準備與該癩病人和其他的弟兄們，一同用飯時，有人將一雙碗放在他們中間。該癩病人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是濃瘡的，他用以吃飯的手指，已全部腐蝕盡光並為濃血所染，使得他將手指置諸碗時，濃血還在流著。

賈大尼弟兄和其他弟兄，一見這情形，非常難受，但為了害怕聖方濟，一句話未曾敢說。寫這事蹟者，親眼見到了這一幕，並予以作證。(成德 58)

帕齊斐哥弟兄的神視

[1570] 23. 一天，聖方濟走進斯波來叨山谷，有帕齊斐哥弟兄伴隨著他。這位弟兄是安哥拉的馬耳池人，以往在俗時，他曾獲取了「詩王」的榮銜，是一位貴人和行走于宮廷中的人，也是人們的老師。特雷衛的癩病院留他們兩人住宿。

聖方濟向帕齊斐哥弟兄說：「我們應到波瓦拉的聖伯鐸堂，因為我有意在那裏過夜。這聖堂距離癩病院不遠，那聖堂沒有司鐸，因為當時特雷衛還很荒涼，只有少數居民。」

在路上，聖方濟對帕齊斐哥弟兄說：請回癩病院去！今夜我願意獨自一人在此，明日黎明前再回來！該弟兄離去後，聖方濟念了夜禱及其它的經文，於是他想休息並睡覺。但他未能如願以償，因為他心裏害怕，並且受到來自惡魔的思想所困擾。他便馬上起來，並出了聖堂，然後劃了一個十字聖號說；惡魔！我因全能天主之名，命令你們，仰仗主耶穌基督，給你們所有的能力，以使我的肉體吃苦，我準備忍受一切痛苦，因為我最大的仇敵，便是我的肉體，如此一來，你們正在替我報復我的對頭。干擾聖人的思想立時就停止了，他便回到他有意在該處過夜的地方，入睡了，並平安地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帕齊斐哥弟兄便來陪伴他。聖方濟此時正在唱經樓中的苦像前祈禱。帕齊斐哥弟兄便在唱經樓外的苦像前祈禱，並等待著方濟。一開始祈禱便

神游於天了，只有天主知道他在自己身內或是身外。他見到天主有許多的寶座，其中最高的一座，光耀奪目，鑲有各種寶石。他在驚歎該寶座光耀之餘，心想這寶座是為誰準備的呢？忽然有聲音對他說：「這原是路齊弗爾的寶座，方濟將取而代之。」

帕齊斐哥弟兄恢復知覺時，聖方濟已離開了唱經樓，並向他走了過來。這弟兄立即叉手胸前，作十字形，並跪在聖人腳前，因為為了他所見的神視，他已認為方濟是天上的市民，並向他說：「父親，請寬恕我的罪過，並代求主寬恕和垂憐我吧！」聖方濟伸開雙手，扶他起來；方濟已料到他在祈禱時得到了神視；他好象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似地向聖方濟講話，不像是向生活於此世的人講話，而是向業已為王於天上的被造者講話。

但他裝著好象若無其事的樣子，因為他不願意吐露其有神視一事。他問聖人說：「弟兄，你對你自己，做何想法？」方濟答說：「我是一個最大的罪人。」帕齊斐哥弟兄立時聽見有聲音在其心內說：「靠了這信號，你可以曉得你神視的真實無偽。正如路齊弗爾因了其驕矜自大而由其寶座被推下來，照樣，聖方濟因了其謙卑自下，將受到舉揚，並取代路弗爾。」（薛二 122-123；文大十 3；六 6；成德 59-60）

天使的琴聲

[1571] 24. 當聖方濟住在裏野地時，他佔用的是德巴爾多沙拉薛諾的一間小屋，但只幾天工夫，因為他是為醫治眼疾而來的。一日，他對一位在俗時，曾經

學過彈琴的同伴說：「弟兄，此世之子不懂天主的事；昔者，聖人們使用像琴這類的樂器，是為了頌揚天主，並慰藉人們的心靈，現在人們卻利用這樂器，只為促進違反天主聖旨的虛妄和罪惡。我願意你由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的手裏，暗地裏弄來一張豎琴，並彈奏一曲美麗的音樂，然後，我們將替這音樂做出頌揚天主的辭句來。我的肉體因了許多疾病而備受摧殘；我希望這樣一來，可以將我的病苦變成精神的喜樂和安慰。」

事實上，聖方濟患病時，曾經做了「頌揚天主歌」。他曾多次要弟兄們高唱這歌來頌揚天主，並為慰藉自己的心靈，同時也使近人獲神益。

該弟兄答說：「父親，我羞於去為我取得琴；這城裏的人們，既然知道我曾學過琴，我害怕他們將疑心我受了再作馮婦的誘惑。」方濟就回答說：「這樣說來，我們大可不必再提這事了。」

當夜大約半夜時分，聖方濟由於無法入睡，聽到接近其所住的小屋，由彈琴的聲音，其旋律是他一生中聽到最細膩及最為甘美的一種。該琴手雖然似乎離去，然而仍能讓人聽到，繼而又回復原處，並彈奏不斷；如此繼續了一個小時之久。聖方濟認為這音響出自天主的手，而決非出自人手；故洋溢著極大的喜樂，並熱忱地頌揚了天主，因為他如此俯就了他，而賜給他這樣大的而少有的喜樂。

第二天早晨起床後，他對其同伴說：「弟兄，我求了你，但你未曾答允我；但慣于安慰其友人于困難中的主，卻安慰了我。」他遂將自己遇到的事，一一告訴了他。弟兄們無不驚喜之至，並相信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跡。他們相信天主的手，曾親自安慰了方濟。

因為當時的市政府，發佈了一項禁令，不但半夜，就是在早晨三次鳴鐘前，

誰都不准行走於城內。而且如聖人所說的，琴聲或來或去，都實行於靜寂中，一個小時的工夫，沒有別的聲音，只是為了其心靈的安慰。(薛二 126；文大五 11；小花的論五傷 2)

田野地的葡萄園

[1572] 25. 大約在同一時期，聖方濟正在聖法比阿諾堂附近，為醫治其眼疾，這座聖堂附近裏野地城的城門；負責這聖堂的是一位在俗司鐸。此時，教宗何腦略及其樞機正驛駐此城。一些樞機偕同其神職，為了對方濟的熱忱與尊敬，幾乎每天都來拜訪方濟。

這座聖堂在接近方濟住所的屋子處，有一個小葡萄園。由於這屋子只有一道門，故來訪問聖方濟的人們，都免不了會路過該葡萄園，成熟的葡萄和宜人的場地，使人樂於在此稍作休息。結果是：幾乎整個葡萄園都被弄得亂七八糟。有些人將采下來的葡萄，或者在當地吃掉，或是拿回家去，另一些人則將它們踏在腳下。該位司鐸不禁為之懊惱與不安且說道：「今年我的收成可以說是完全喪失了，這葡萄園雖說不大，但每天的收成也夠用的了。」

方濟得悉這事，便叫來該司鐸，並向他說：「請不要煩惱和心亂！請信賴主！因為主能借著他卑微的僕人我，賠償你的損失。請告訴我，你這葡萄園每年出產幾擔？」司鐸答說：「十三擔。」聖方濟答說：「別再沮喪，也別埋怨任何人，或使任何人難受。只請信賴上主和我將的話：假使你的收成不夠二十擔，我將補足此數。」司鐸同意了，並安靜下來。

多謝慈善的天主，那年該司鐸的收成，一如方濟所許下的，並未少於二十擔。該司鐸本人及凡得知此事的人們，無不洋溢著驚喜之情，他們一律認為這奇跡是靠了方濟的功德。因為該葡萄園事實上已被破壞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就算那年結實累累，再該位司鐸及其它的人看來，也不可能有二十擔的收成。

我們曾經與聖人共同生活過，我們作證：聖方濟說：「事情是這樣！」或是「將是這樣！」他的話便無不應驗。我們親眼看到他的許多諾言，在他生前或死後，無不一一實現。（成德 104；小花 19）

請醫生用飯

[1573] 26. 當時，方濟為醫治其眼疾，小住於可倫波泉，接近裏野地城弟兄們的隱院中。

一天，一位眼科醫生來看他，並照例同他交談了一個小時。他正準備告辭時，方濟向一位同伴說：「去，替我們的大夫預備一餐好飯。」其同伴說：「父親，我們必須慚愧地承認，目前我們所有如此貧乏，使得我們羞于請大夫吃飯。」方濟答說：「好一些小信德的人！別讓我再說一次。」醫生對方濟及其同伴說：「弟兄們，正因為弟兄們如此貧窮，故此與你們共餐，才真使我快樂。」這位大夫非常富有，雖然聖人及其同伴多次請了他，他從不願意與他們共餐。

弟兄們便去準備餐桌，也不好意思地將小塊麵包，他們所擁有的一點葡萄酒，以及少許他們自己吃的蔬菜，放在桌子上。然後大家圍坐在桌前。將要開飯時，有人叩隱修院的大門，一位弟兄起身應門，一位婦人帶著一籃子的白麵包、魚、

龍蝦餅、一些蜂蜜及一些似乎剛採摘下來的葡萄。這一切都是由一位住在離該院約有七英里的堡壘婦人贈于方濟的。

這使得弟兄們和大夫為之驚喜。並對聖方濟的聖德有了一個偉大的觀念。大夫遂對弟兄們說：「我的弟兄們，你們和我對這個人的聖德，都缺乏相應的評估。」（薛二 44；文大七 11；成德 110）

預言某人的回頭

[1574] 27. 一天，方濟到了可多納的薛利地方，他走的路正是橫亙在一座名為裏謝阿諾的，有重兵駐守的鎮子的腳下。當方濟接近普雷喬會院時，該鎮的一位貴婦跑來，要同聖人講話。聖人的一位同伴轉身一看，見到這位女性氣喘如牛地跑向前來，他遂跪到聖人前說：「父親，為了天主的聖愛，讓我們稍待一下這位全力追趕我們的婦女。」

由於聖人是一位充滿仁慈，慷慨為懷者，便等待了她。他一見到那位筋疲力竭而又熱忱的婦女，便向她說：「這位婦人，我能為你作什麼嗎？」他回答說：「父親，好久以前，主就賞了我切願事奉他的不可動搖的熱望，以往和現在，我救靈的志向仍舊堅強；不幸，我的丈夫對我和對他自己如此無情，使得他一變而成為我侍奉基督的障礙；因此我的心靈痛苦無慰到死的關頭。」

方濟看到她的熱忱，年輕脆弱，便對她動了憐憫的心，遂降福她說：「去吧！你的丈夫在家裏，你要替我給他說：我請求你們：人要為了為救我們而受十字架苦刑的我們的主的聖愛，在你們的家裏拯救你們的靈魂。」

這婦人離去了。她進了她的屋裏，果然一如聖方濟所說的，見到她的丈夫在家裏。他就問道：「你去了那裏？」她回答說：「我剛才去見過聖方濟，她祝福了我，而他講的話又使我的心神感到喜樂和快慰於主內；而且他還命令我替他對你說：我請求你們繼續生活在家內，以拯救自己的靈魂。」

這話一說完，天主的聖寵就立時借著聖方濟的功績，降到他的身上。他便很溫良、很柔和地答允了這一切，因為他忽然之間完全為主所變化；他說：「夫人，自今以後，我們一定要一依基督的聖意侍奉天主，並遵照聖方濟所說的，要拯救我們的靈魂。」其妻向他說：「我主，我以為如果我們生活于貞潔中，必然很好！因為這事很中悅于天主的美德，並使我們取得賞報。」其夫答說：「這既是你的意願，我也願意，因為在這事上，一如在其他的善工上，我願意順從你的意願。」

自該日起，他們常年生活于貞潔中，並對弟兄們及其它的窮人，行了許多救濟的工作，許多人，不但是普通的百姓，而且就連修會人士，也都驚異這人的聖德，因為他曾如此快速地由一位在俗之人，變成一位神修者。

夫妻二人恒心至終，繼續了他們的善工；他們兩人也在幾天內相續去世。人們對他們的去世常感悲痛。因為由於他們聖善生活的光輝，以及他們樹立的善表，使天主大受光榮和贊許，而天主則恩賜他們許多神恩，尤其是賞賜他們同心合意地侍奉基督的大恩者，還有不少人記起他們。並向他們就如同向二位聖人祈禱一樣。（薛二 38；文大十一 6）

又一尚未成熟的聖召

[1575] 28. 沒有方濟的許可，誰都不得被錄取加入弟兄團體中時，一位來自路卡地方，並在俗人眼中屬於貴族人家的兒子，偕同其他有意入會的同伴，來求見聖方濟。當時聖方濟由於患病，正在亞西西主教府。弟兄們教新來的人晉見方濟時，該青年貴人跪在聖人面前，淚流滿面地請求聖人收錄自己。

聖方濟看著他說：「你這可憐的血肉之人，為什麼試圖欺騙聖神及我呢？使你流淚的是血肉而非聖神。」

聖人一說這話，他的父母已騎著馬來到了主教府門前，準備將他接回去。該青年一聽到馬蹄聲，便由窗戶向外望去，並見到了他的父母，他於是立即起來，跟他的父母親回家去了，正如聖神告知方濟者。

旁觀者及弟兄們都大為驚異，大大頌揚天主對其聖人的作為。（薛二 40；成德 103）

梭子魚的奇跡

[1576] 29. 當聖方濟臥病在亞西西主教府時，他的弟兄們懇切地請求他食用點營養品；他則答復說：「弟兄們，不，我沒有食欲；不過，倘若有梭子魚，我或許會吃它一點。」

這話尚未說完，有人帶來一籃子著好的梭子魚及一些龍蝦。聖父方濟高興地吃了一些。這都是由裏野地省會長哲拉多弟兄送來的。

弟兄們一想到聖人的聖德，便會驚奇萬分。他們頌揚了天主，因為他將人們

無力提供的東西。(成德 111)

透視良心隱微

[1577] 30. 一天，聖方濟與一位出自亞西西的弟兄一同行路；這位弟兄出自貴族及富有的家庭，而且是一位具有內心生活的人。聖人由於病弱無力，故騎著一匹驢子，而該弟兄由於旅途疲倦，便在心裏反復思維說：「他的家世決不能和我的家世相比；但現在他騎驢，而我則雖然疲憊不堪，仍得徒步而行，並還得趕驢子。」他正這樣思念時，忽然聖方濟由驢背上下來說：「弟兄，我騎驢而你步行，是既欠公平，又欠正當的事，因為我們在俗時，你比我更為富有而高貴。」該位弟兄洋溢著驚異和羞愧，跪倒在聖方濟足前，含著淚水，明認了自己的錯誤思想。

他對聖人能透視人內在的思想一事，大為驚奇，因而，良納德弟兄在亞西西請求教宗國瑞及樞機們，將聖人列入聖品，這位弟兄曾在明天面前，證實了這件事的無偽性。(薛二 31；文大十一 8)

為了降福一位弟兄而走出小屋

[1578] 31. 在裏野地會院裏有一位弟兄，其靈修生活甚為卓越，是一位天主的友人。一日，天氣晴朗，他起床後，很希望見到聖方濟，並接受他的祝福。於是，他便懷著巨大的熱忱來到了聖方濟所在的格熱橋會院的一間小屋內。當時方濟已經用過了早餐，並回到了他的小屋，這是人們讓方濟任意用來祈禱和休息的地

方。當時，正值四旬期，方濟離開了他的木屋，只是為了取用少量的營養，然後就立即回來。

所以該弟兄並沒有見到他。他因而非常難過，尤其因為當夜他必須返回其會院；他認為這是為了他的罪而遭致的不幸。聖人的同伴們安慰了他，而該弟兄也準備回去。他走了擲一塊石頭那麼遠時，方濟因天主的旨意而走出其小屋，並叫他的一位同伴來，向他說：「請告訴那位弟兄，叫他轉身向我！」該弟兄一轉身向著聖人時，聖人就以十字架聖號降福了他。

他內外充滿著喜樂，頌揚了天主，因為他聽了他的祈求。他的慰藉非常地大，是因為按他的想法，他得到樂這個降福，並不是因為他求了，也不是有人從中說項，而是完全靠天主的聖意。

方濟的同伴及會院的其他弟兄，都洋溢著驚異之情，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奇跡；因為無人對方濟提到這位弟兄的來到。何況假如聖人未曾召喚他們，聖人的同伴及其它的弟兄，也都不敢到聖人那裏去。聖方濟如果願意在一座會院或是在其他地方，並專務祈禱，他要求的是讓他能夠獨自一人，除非有請，不准任何人打擾他。（薛二 45；文大十一 12）

在格熱橋的耶誕節午餐

[1579] 32. 一次，在格熱橋會院中，一位會長來訪問方濟，以便與他同渡耶誕節。由於是慶節正是會長來訪的日期，故而弟兄們特意準備了餐桌，桌上鋪了他們購買來的漂亮的白布，並擺有飲酒的玻璃杯。

當方濟由小屋內下來吃飯時，一見餐桌佈置並裝飾得如此雅致，便偷偷地出去，並借了一位當天也在會院中的窮人的帽子與棍子。然後，小聲叫來一位他的同伴，並在人不知鬼不覺中，與他一同進入了該會院的門。

他的同伴關上門，並留在裏面靠近門口。方濟一敲門，其同伴立即給他開了門。方濟進去了，就如同一位旅行者，帽子在背上，手裏拿著棍杖；他一到了弟兄們用飯的大廳門口，便如乞丐似的哭喊說：「請為了天主的聖愛，給這位窮苦而病弱的旅行者一點什麼！」

會長及弟兄們立即認出他是誰，回答他說：「弟兄，我們也是窮人，但為了我們人多，我們需要現在吃用這些東西。可是為你所呼號的天主的聖愛，請進來吧，我們要把天主賜給我們的一切，與你分享。」方濟進去了，並站在餐桌旁邊。會長便把他自己用的碗，和他的一塊麵包給了他。他便接受了這些，並朝著坐在餐桌上的弟兄們，靠近火爐席地而坐。

於是方濟歎息著說：「我看見如此豐富和雅致的餐桌，我就認為這不是沿門行乞的弟兄們的餐桌。我們應該較其他修會人員，更忠實于追隨謙和和貧窮；因為這是我們所以被召叫的宗旨，也是我們在天主及人前所做的許諾。依我看來，我似乎坐在比較更像一位弟兄應該坐的地方。」

胡高林樞機巡視寶尊會院

[1580] 33. 方濟慣于對弟兄們說：「弟兄們應當使用粗賤的傢俱，為能對世界有所裨益。假使弟兄們請了一位窮人，他應當能坐在他們身邊，而不必坐在地上，

同時弟兄們卻坐在椅子上。」

一天，教宗國瑞，當時他還只是奧斯迪主教，駕臨到寶尊會院。他進了弟兄們的屋裏，並有意看看他們的臥室。陪同他來的，有一批騎士、隱修士及神職人員，他們一見弟兄們睡地上，在鋪有乾草的木板上，沒有枕頭，只有磨損殆盡的毯子的片段，便開始在人們面前痛苦說：「你們看見弟兄們睡在什麼樣的地方！而我們可憐的受造物，卻都讓自己享用多餘的物品；將來我們要怎麼樣呢？」他受益良多，陪伴他的人們也受益良多。同時，他也沒有見到餐桌，因為弟兄們都是席地而食。

雖然這會院由最初就比其他會院擁有更多的拜訪者，因為在當時，凡人會者一律在這會院裏穿會衣；在這會院裏，無論有多少弟兄，他們都是席地而食，不拘人數多或是少。直到聖方濟去世，這會院的弟兄，完全依賴聖人的榜樣和意思，經常席地而食。（薛二 63；成德 21）

格熱橋的美德與惡習

[1581] 34. 格熱橋會院的弟兄們，貧窮又具有聖德。該地的居民，雖然貧窮而單純，但較諸其他地方的居民，更為方濟所喜愛。因此聖方濟多次到此地來休息或是小住。在這裏，有一間聖人最喜歡引退其中的又小又窮的僻靜小屋。

他及其他弟兄的芳表和宣講，再加上天主的聖寵，構成了次地居民入會的原因。還有許多女人發了貞潔願，並穿上了會衣；她們每人仍留在自己家內，卻度著公共的生活。她們雖然年輕及單純，卻度著遠離世俗及親人的，好似受過良好

修會教育的，事奉基督多年的老修女。這是聖方濟論及此鎮的男女士士時所說的：「至今還沒有一座城有如此眾多的人們回頭作補贖，即使格熱橋只是一座小鎮。」

這會院的弟兄們，一如許多會院的習慣，每天詠唱早晚禱經。那時，鎮中的男女士士，無論大小都由家裏出來，並站在鎮前面的大路上，同弟兄們，一問一答地高聲頌揚天主說：「願天主上主受讚美！」連未能講話的嬰兒們也都按他們的能力頌揚天主。

[1582] 但在那幾年，這些人卻遭受到災難。一群異常兇暴的野狼，經常吃人，同時每年有冰雹摧毀葡萄園及田地。一天，方濟在講道時，向人們說道：「為了恭敬並光榮天主，我要向你們宣佈一件事：如果你們每人棄絕罪行，並全心全力地決心回頭向主，且肯堅決到底，我相信，我們的仁慈之主耶穌基督，將救你們於野狼及你們長久遭受到的冰雹之災。他將增進並多加給你們精神和暫世的福祉。但我也要警告你們，如果你們再回到你們吐出去的罪惡——希望天主不許可這事——上述的兩種處罰和鞭苔，會再度回到你們這裏來，而且可能還會有其他更大的禍患。」

因了天主全能的眷顧，以及聖方濟的功績，上述的禍患立時停止了；尤其令人感到驚異的是：冰雹來時，在摧毀了臨近地方的田園後，便戛然而止，全不加害靠近邊界的地帶。

就這樣，這個鎮的居民有十六年至廿年的工夫，備受了神形的祝福。可是財富產生了自大和仇恨，他們甚至不惜兵力刃相見，互相殘殺。他們暗地裏殺害人們的家畜，夜裏搶劫及偷竊，並犯了許多滔天大罪。

天主見他們的行為日形惡化，不恪遵其忠僕方濟所定下的條件，他的忿怒便降到他們的身上，不但停止了他的美善祝福，而且凶狠冰雹的災禍又再次地出現，一如聖方濟所警告的，故他們的遭遇較諸起初更壞了。整個鎮完全為火所毀，他們損失了一切財產，只維持著他們的生命而已。

弟兄們以及凡聽到聖方濟對這些人們的幸福和災禍的預言，都無不驚訝聖人的聖德；因為他們看到了的預言逐字被應驗了。（薛二 35；文大八 11）

對柏路佳城的預言

[1583] 35. 一天，方濟正在柏路佳城的廣場上，向聚集來的民眾宣講時，一批全副武裝的騎士，開始為了運動而快馬疾馳，使得宣講大受干擾。留心聽講的男女，向他們提出抗議，但毫無效果，騎士們仍然照樣賓士不誤。

方濟便轉向他們，並且以整個靈魂對他們說：「你們要仔細聆聽，並要予以記憶天主藉其忠僕的口，向你們宣告的話！你們別說：胡說，他只是來自亞西西的一個人！一方濟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亞西西和柏路佳之間，有著巨大的仇恨，將他們分割之故一天主舉揚你們的鄰居之上，你們原應對你們的造主和恩報愛，不但應在全能者前，而且也應在近人前貶仰自己，但你們卻居心狂傲，瞻大妄為，自尊自大。你們劫掠你們的近人，並殺害許多人。我給你們說：除非你們趕快痛改前非，並賠償你們所造成的損失，否則不容任何不義以及決予以懲罰的上主，正準備一個可怕的報復，以處罰及壓制你們。他將使你們互相殘殺，互相失和，並發生內戰，這內戰將使你們遭受更不幸的禍惡，勝過來自你們鄰居來的

禍患。」

事實上，方濟在他的宣講時，從來不隱諱人們用以公然觸犯天主和近人的惡習；但是天主賞賜他的一樣恩寵是：凡聽到和看到他的人們，無不敬畏他，因為天主曾授予他豐富的神恩。甚至即使聖人責斥他們，他們在慚愧之余，其心靈頗受裨益。為方濟來說，這也是一個更為他們熱心祈禱的動機，而他們也因此而歸依了天主。

幾天後，因了天主的許可，在該地的貴族和平民之間，發生了戰爭。平民追擊騎士，因為他們利用教會的幫助，摧毀了許多農田、樹林及葡萄園，並造成了最大的及可能有的災禍。而平民反過來也毀滅了騎士的田園、樹林和葡萄園。就這樣，他們遭受的不幸，遠比其鄰居給他們的不幸要不幸得多。方濟的預言，便全部實現了。（薛二 37；成德 105）

祈禱的功效

[1584] 36. 方濟在一次旅行中，遇見了一位隱修院院長，這位院長對方濟甚為敬重和恩愛。院長下了馬，並和方濟談論了有關自己得救的事，有一個小時之久。離開告別前，他很熱忱地，請求方濟為自己祈禱。方濟說：「我很樂意如此行事。」

該院長離去不遠時，方濟對他的同伴說：「弟兄，請等幾分鐘！我要依照我所許下的，替該院長祈禱。」他遂開始祈禱。

假如有人請求聖人為其靈魂祈禱，聖人慣于盡可能立刻實踐所許，因為害怕忘記了。

當時，該院長則繼續其路程。他走了不遠的時候，心理忽然接受了天主的眷顧；一種甘美的熱忱呈現在他的面頰上，並出神了一會兒。他醒過來之後，始知是沾了方濟的祈禱之光。

自次以後，他對方濟的熱忱較前尤甚，因為他親身體驗到他的聖德。他一輩子承認這是一個大奇跡，並多次將自己這次的際遇，請述給弟兄們及其他人。（薛二 101；文大十 5）

聖人的病情及基督苦難的愛情

[1585] 37. 方濟一直到死，長期患有肝、脾和胃病。此外，他去巴比洛尼亞和埃及，向回王講道時，因了一來一往的旅途勞累，尤其因了酷暑而染上了嚴重的眼疾。但他的心靈自歸依基督之後，為如此熾熱的愛火所充斥，因而即使弟兄們及其他許多人，為了同情他的病痛而求他就醫，但他從未對這治病的事肯予以留意。

他每天默想天主子謙虛的芳表，並且體驗到許多同情和甘美；使得他肉體方面所有苦澀的種種，一變而為甘美的。基督為我們忍受的痛苦，對他構成一種不斷使他痛苦的來源，這來源使他加緊其內在與外在的克苦，因而使他完全不關心其自身的痛苦。

回頭後幾年的一天，他正順著橫臥在寶尊聖母堂前的路，獨自散步時，高聲苦喊起來。一位我們很熟，而且也是他給我們講述此事的，且具有相當靈修造詣的人，正好遇著了他。這人對方濟非常友善，當他還沒有弟兄之時，這人就安慰

了他，其後，仍然繼續這樣作；他向聖人說：「怎麼樣了？弟兄！」他以為他在為患病而痛苦。方濟答說：「我應當走遍全世界，毫無羞澀地痛哭我主的苦難。」這人一聽這話，也同他一起痛哭起來。（成德 91；薛二 11；薛三 3；三友 14；成德 92）

十字苦架書本

[1586] 38. 患眼疾時，他吃了不少的苦頭，使得一位會長對他說：「弟兄，為什麼不叫一位同伴替你讀幾頁先知或其他聖經篇章？你一定將要踴躍於主，並接受無窮的安慰。」這位會長熟知：當方濟一聽有人誦讀聖經時，他便享有許多的喜樂。

但是，聖人回答說：「弟兄，我每天一憶起天主子在生時所表現的謙遜，我便體驗到無比的甘美和慰藉，使得我可以不必聆聽並思想任何聖經篇章，直到世界的終結。」

故此，他常對自己和其他弟兄重複引用達味的下列名言：「我的心靈拒不接受慰藉。」因此，他常認為：為了使自己成為眾弟兄的表率 and 楷模，他不但拒絕接受醫藥的治療，連病中需要的食物，也不肯取用。他對待自己的肉體非常粗暴，不但健康時一即使此時，他仍然經常孱孱無力，連在患病時，也毫不客氣，以便忠實於自己的日常該做的一切。（薛二 105）

我們來看一位貪食者

[1587] 39. 當時，方濟大病初愈，正在複元時，經過了一度的反省後，他認為自己的生活比以往略嫌寬鬆。因為他患有許多不同和長期的病痛，使他幾乎不能取用任何營養。

一天，他起床後，還患有每隔四日就發熱的病症，但民眾已集合在廣場中聽講。宣講結束時，他請民眾暫且留下，等他回來。他遂到聖路斐諾聖堂中，他同賈大尼弟兄（他自己任命的總會長），並和其他少數弟兄們，一起下到聖堂的地下室。他命令賈大尼弟兄服役，並且不得反對他有意講的話及有意做的事。賈大尼弟兄回答說：「除了你所願意的，我不能也不顧做任何其他有關我們二人的事。」

於是，聖方濟脫去了長衣，繼而命令賈大尼弟兄，在他的脖子上套上一條繩子，並這樣拉著他至民眾前。他有命令另一位弟兄，手拿著滿是灰土的碗，到上面宣講過的臺子上，並由臺子上向他頭上撒灰；但這位弟兄由於同情及憐憫，堅不願如此行事。只有賈大尼弟兄，一如其接受的餓命令，牽著聖方濟，不過他和其他弟兄都一起大聲哭泣著。

到了他宣講的廣場上，並站在民眾前，方濟就說：「你們就如其他人，以我的表樣為基礎，並因為我曾離棄世俗，入了修會，度著弟兄們的生活，而以為我是一位聖人。但我在天主及你們面前承認，在我患病時，我曾吃過肉食和一些肉湯。」

眾人由於憐憫及同情而放聲大哭。因為那時正是冬天，天氣很冷，而聖人的病還沒有脫離每隔四日就發熱的病症。他們捶著胸膛，自訟自承地說：「這位聖人以極深的謙虛，在自己明明要營養時，自行控告說自己嬌養身子，我們都熟悉

他的生活，我們知道他自回頭後，因了許多的齋戒和克苦，他生活在一個幾乎已死的肉體內。我們這些壞人，一輩子只顧依照肉體的喜好而生活，並願意依循肉欲來生活的人，將來該怎麼樣呢？」（薛一 52；成德 61）

反對偽善

[1588] 40. 方濟在一座隱修院中度聖瑪爾定的四旬期時，弟兄們由於植物油為方濟的病體有損，故曾以豬的脂肪來調和他的食物。四旬期過後，方濟曾向聚集于隱修院附近之處的群眾宣講，他是這樣開始說的：「你們懷著巨大的熱忱來聽我，因為你們想我是一位聖人；但我必須用天主及你們眾人承認，我在這隱院裏度四旬期，我曾吃用了以豬油炒過的菜。」

有時他與弟兄或是弟兄們的友人共餐時，不免為了自己的病而稍微放鬆一點所作的克苦，他必立即在會院內或會院外，在弟兄們面前，甚至在不知道他這細節之事的非神職人員們前，宣佈說：「我吃了這或那。」因為他決不願做天主知道的事，隱瞞了人們。

如與修會人士或其他非神職人員在一起時，有虛榮、自大或其他不善的思想干擾了他，他必立即簡明地當眾自承，毫無隱晦。有一天，他對同伴說：「我立意與天主常相契合，不拘在隱院或其他會院中，我要我的生活，好似經常在人的監視下。人們既拿我當作聖人看待，倘若我的生活不像一位聖人的話，那我便是偽善者了。」

虛偽的作祟

[1589] 41. 又一次，他經過亞西西城時，又許多人尾隨著他。一個又窮又小的婦人，因了天主的聖愛，向他請求一點什麼。他便立時將他身上所披的外衣給了她。但他立時對每一個人名認自己為這善事而起了虛榮心。

她還樹立了許多其他的善表，我們由於同他生活在一起，我們親眼見到，並親耳聽到這些善表，可惜不能全部寫下，因為那將會太過冗長了。他主要和最為開心的是不願在天主前作一個假善人。

她的病痛使得他的肉體，需要受到謹慎的照顧，但他以為自己有義務替弟兄及其他人們立好榜樣，並設法去掉一切抱怨及反感的機會。

他一生至死，寧願忍受其身體的病痛，不願取悅自身，即使他很能如此行事，而不致對不起天主或有虧樹立善表的義務。（薛二 132；成德 63）

胡高林樞機命他接受治療

[1590] 42. 日後榮為教宗的奧斯迪主教一見方濟繼續如往常一樣，苦待其肉體，並拒不接受眼疾德治療，尤其看到方濟開始喪失其視力，抱著深厚的關懷和同情，勸他說：「弟兄，拒不接受眼疾的治療，是不對的，因為你的生命和健康，為你自己及你弟兄們，都是有好處的，你既然經常同情了你的弟兄們的疾苦，就不應當對你

自身如此無情。因為你這病，實在是相當嚴重，而你又需要治療。這是我所以要求你從事修養及治療的理由。」

方濟在去世的前二年，病情十分嚴重，尤其是他的眼疾，當時他住在聖達勉堂附近的一間由草席製成的小屋內。總會長一見他病勢嚴重，就命令他接受救濟和醫藥，並且說：當醫生開始治療其疾病時，他會在跟前守著，為看他是否受到應當受到的照顧，順便加強其心神，因為他吃苦很厲害。但那時正值嚴冬季節，不適用於實行治療。(成德 91)

萬物讚頌歌的聖誕

[1591] 43. 方濟在這會院五十多天的工夫，白天無法忍受太陽的光線，黑夜又受不了火的亮光；他便只有經常躲在小屋裏的黑暗中。他的眼疾使他如此痛苦，致使他不能躺下，也不能睡覺，而這對他的眼和健康都不利。

每次他正要休息或是睡覺時，由於小屋是由席子製成的，裏面由許多老鼠跑來跑去，不但在他的周圍，而且也在他的身上，照樣肆無忌憚跋扈，使得他無法休息，也無法祈禱。他們不但在夜間干擾他，連白日也不例外。他用飯時，他們還爬上桌子來，使得方濟及其弟兄們，都以為這是魔鬼的惡作劇。

一夜，他想到自身所受的種種災禍，不禁對自己感到悲哀，並在心裏說：「主，請幫助我於病痛中，使我有力忍受並承擔他們。」忽然間，他聽到有聲音向他說：

「弟兄，請告訴我，假使為了補報你遭受的苦難，你接受的是無窮的寶藏，就像

整個大地的土變為純金，所有碎石變作寶石，所有的河水變成玉液，你不以為碎石和河水比了這大的寶藏，簡直等於零嗎？那麼，你不欣喜若狂嗎？」

方濟答說：「主，那將是一種極偉大，極寶貴的寶藏了！」那聲音說：「弟兄，好了！你在你的疾病與痛苦中，也應當高興喜樂！目前，你應當生活在平安中，好似已經享有我的王國一樣。」

第二天早晨起床時，他對同伴說：「假使皇帝將王國給予其僕人，這僕人應當如何愉快呢？可是，如果他所給的是其整個王國，他能不更愉快嗎？所以，我應當在病痛和苦患中，充滿著欣慰，在天主內尋求慰藉，感謝天主，及天主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及天主聖神。事實上，天主給我聖寵和祝福如此之大，以致他的仁慈曾使我確知，我是一個貧窮不堪的僕人，卻在此生已享有其王國。」

[1592] 所以，為了他的光榮及我的慰藉，和我近人的神益，我有意為他的受造物，撰寫一篇新的『頌主歌』。這些受造物天天為我們的需要而服務我們，沒有它們，我們無法生活，但我們人類卻借著它們重重獲罪於造物主。我們每天不知道重視這偉大的祝福，不依照我們的義務，讚頌造物主—這些恩惠的施予者。」

方濟坐下來，思考了一分鐘，便高聲喊說：「至高、全能及美善之主……。」同時，他也為這些辭句譜了樂曲，並教給他的同伴們詠唱。

他的心洋溢著如此的甘美和慰藉，使得他有意要帕齊斐哥弟兄（他在俗時，曾被稱為「詩王」及宮中的樂師），偕同少數熱誠和具有神修精神的弟兄們，巡行天下，宣講並演唱「頌主歌」。好的宣講者不必先來一篇講話，然後猶如真實的主的吟游詩人一樣演唱「頌主歌」。最後，宣講者應向民眾說：「我們是主的吟游詩人，我們向你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能見到你們度真正的補贖生活。」

繼而方濟又說：「除了設法感動人心，並且領導人們于精神喜樂於主的吟游詩人外，誰是真實的天主的僕人呢？」幾時，方濟這樣談到天主的僕人時，其心目中特別想到的，是那些拯救世界而存在的小弟兄們。

方濟稱以「至高、全能及善美的天主」一語為開始的「頌主歌」為「太陽歌」。太陽是一切受造物中最為美麗者，太陽較諸其他受造物，更能與天主相比。他說：「太陽東升時，人人應當頌揚天主，因為他造化了這個天體，為照耀我們的眼目見白日；夜間黑夜來臨時，人人應當為另一個受造物，我們的火弟兄，也就是夜間使我們的眼目在黑暗中清楚看見事物的火弟兄。」

又說：「我們原都是伸手不見五指的盲人，但天主卻透過這兩種受造物，賜與我們光明。所以為了這兩種和其他每天服務我們的受造物，我們應特別頌揚光榮的造物主。」

他自身無論患病與否，曾全心如此行事，他也欣然敦請他人歌唱天主的光榮。為病痛所折磨時，他多次領唱這歌，並使其弟兄們繼續唱下去。就這樣，他由於想著天主的光榮，而忘掉其病痛的劇烈。他曾一直到死這樣行事。（薛二 213；成德 100）

有關寬恕的詩節

[1593] 44. 方濟在病危時——「頌主歌」已編好——亞西西的主教開除了市長的教籍。市長為實行報復命人沿街吹著喇叭，宣佈禁止市民與主教互相買賣做任何交

易。他們之間的仇恨，已到了不共戴天的境地。

此時，方濟雖然患病極重，然而仍同情他們。最使他痛心的是不見有人，或修會人員，或是非神職人員也好，出面來調解，以恢復他們之間的和平。於是，他向他的同伴們說：「對我們天主的僕人來說，市長和主教失和時，竟然沒有人能恢復他們之間的和平，實在是構成了一個大的恥辱。」就在這個機會上，方濟在其太陽歌上增加了一節：

我主，為了那些因著你的愛而寬恕別人，
並且忍受疾病和困苦的人們，願你受讚頌。
堅持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將由你至高者，獲得榮冕。

於是，他叫了一位他的同伴，並向他說：「去，以我的名義，向市長說：他應當偕同市政府的顯要，以及所能召集的人們到主教府去。」這位弟兄離去後，聖人方濟對其弟兄們說：「你們要在主教和市長們及全部民眾前，高聲詠唱『太陽歌』；我相信主將恩賜他們，心地謙虛與和平，並復歸於舊日的友情。」

及至人們會聚于主教府的走廊裏時，兩位弟兄便站起身來，其中之一發言說：「方濟雖然病重在身，編寫了頌主歌，目的是要一切受造物都讚美天主，並使人人對其近人有所裨益；他請求你們虔誠地傾聽。」語畢便開始詠唱。市長立時站了起來，合著手，就如同在聆聽福音一樣，極其收斂心神並注意聽著；不久，他的眼淚奪眶而出，因為他對方濟極其信賴和熱忱。

歌唱完畢，市長在全體會眾面前，哭喊著說：「我老實向你們說，我不但寬

怨應當明認其為我主的主教大人，我也寬恕殺害我弟兄及我兒子的兇手。」繼而跪在主教大人的足前說：「為了主耶穌基督及其僕人聖方濟的愛，我準備做你願意我做的任何補贖。」

主教也站起身來說：「我的地位要我謙以自牧，不幸，我生性易於激怒，願你原諒我！」二人遂溫柔並恩愛地互相挽臂且互相擁抱。

弟兄們一見聖方濟所說有關於這二位間，如何恢復和平及敦睦的話，逐句獲致了應驗，便為之大感驚奇。凡見到上述事蹟者，莫不將他們兩位不共戴天之仇的迅速和解的奇跡，歸功於方濟的功績。他們二位忘記了彼此冒犯的惡言惡語，並在眾人面前大出其醜後，又重歸於好。

我們曾經與方濟共同生活過，我們證實：方濟如果說：「這事或那事必將發生。」他的話一定會逐字應驗。我們曾親眼見到許多這類的事例，多得不可勝數。

（成德 101）

為佳蘭姊妹所作的歌

[1594] 45. 方濟在編撰了「頌主歌」後，在一會院和同一時期，又為了安慰聖達勉堂會院的佳蘭姊妹們，口授了另一歌的詞和樂曲。他深切知道，自己的病痛使她們大感悲傷；他既無法親自拜訪並慰藉她們，便要他的同伴們將自己為她們所編撰的歌帶給她們。

他先簡略地告訴她們，他對她們的現在和未來究竟有什麼意願，以及彼此親

愛應如何在他們的心神和行為上為王。事實是：她們之所以在他只有少數弟兄時歸依基督，全虧了他的宣講及芳表。他們猶如弟兄們所栽培的葡萄，不但是弟兄們的喜樂和神益，而且也是普世教會的慶倖和福祉。

方濟一想到她們，其心靈便大感憐愛之情，並對他們表達至大的愛情，因為他知道她們自回頭開始，便度著如今仍然嚴格遵守著的貧窮生活，而這又出自於自願和出自於需要。既然主曾由各地將她們攏在一種聖愛、貧窮及服從的生活內，方濟便給了她們一個訊息，請求她們或生或死，都應度著這種生活。

他尤其請求她們以明智和分寸，對待她們的肉體，並懷著喜悅和感恩之情，使用天主贈予她們的救濟品。他也勸告健康的姊妹們，要以耐心承擔並侍候有病的姊妹們的困倦和勞累；同時也勸告患病的姊妹們，要以耐心忍受她們的病痛和急需。（薛二 204；成德 90）

方濟不願接受治療

[1595] 46. 治療眼疾的季節將近了，方濟便離開了上述會院，即使其疾痛讓他吃苦不少。他的頭被包裹在弟兄們為他縫製的寬大會帽中。他既不能見光，故人們在其會帽裏縫上了一塊由羊毛和布做成的繃帶，以蒙蓋著他的眼睛。他的同伴們讓他騎在馬背上，為領他到裏野地附近的可倫坡泉隱院裏，目的是為看一位元元眼疾專科醫生。

這位醫生曾來看過方濟並說過：為了要減輕其眼疾，必須烙灼其面頰直至眉

毛處。但聖人決意要等待厄利亞弟兄來之後，才開始這手術。

但他卻遲遲不來，因為他為許多事所阻，因而方濟對接受手術一事就猶豫不定。但最後則不得不接受，尤其為了服從奧斯迪主教和總會長的命令。他對這點非常不樂，因為他實在不願如此開心自己，這也是他所以要總會長決定的理由。

（成德 115）

主將會補償你

[1596] 47. 一夜，他的病痛使他徹夜不能入睡，他不禁自我憐惜起來，就對其同伴們說：「我至愛的弟兄與兒子們，你們要愉快地忍受我的疾病給你們帶來的辛苦和疲勞，主將替代其貧弱的僕人，報答你們於此世和來生，他要將你們為了照應我而忽略的善工，算作你們的存款。你們得到的酬報將大於為全會服務的人們。你們可以對我說：我們給你正在做高利貸，而主將償還我們一切債務。」

聖方濟這樣講話，是為了鼓勵和支持若干心志薄弱和多疑的弟兄們，他們可能會如此想：我們不再能祈禱，同時這類額外的勞累實在超過我們的力量。他也有意事先防止他們憂愁和失望，以免喪失他們辛苦的功績。

無痛的炙烙

[1597] 48. 一天，醫生來了，帶有用以治療眼疾的炙烙的器械。他點著了火，

並將該器械置於火中，以便使之變為通紅。

方濟為了加強其心神，並平息其焦慮，乃對火說：「火弟兄，造物主造了你，使你在受造物中，成為高貴和有用的東西，請你此時對我客氣點，因為我常愛了你，並為了造你的主的聖愛，我將繼續愛你。」說完這話，便對火劃了一個十字。同他在一起的我們，都走避開了。因為我們實在克制不住心中的同情與憐惜；只有醫生同他在一起。

手術結束後，我們回到他身邊，他說：「我全未感到疼痛，連火的熱能，我也未感覺到。如果燒得不夠，可以再來一次。」

醫生也注意到方濟並未曾抽縮一下，他認為這簡直是等於一個奇跡。他對弟兄們說：「他是一位柔弱有病的人，對一位具有健康和精力充沛的人，我都會猶豫進行這種手術，因為我怕人會受不了，就如同我一再體驗到的。」

事實上，這炙烙的手術是一個長時間的手術，烙炙是由耳朵開始直至眉毛。積數年之久後，一種流質白日黑夜，都會堆積在眼內，這是醫生所以認為，應由耳際至眉毛來予以烙炙的理由。但其他醫生則認為這手術不妥，並加以反對，而這點證實是對的，因為結果這手術，並未給方濟帶來任何好處。另一位醫生則穿透了他的兩耳朵，但也毫無效益。（薛二 166；成德 115）

方濟對火及其他受造物的尊敬

[1598] 49. 如果火及其他受造物對他有時表示尊敬，乃是不足為奇的事。果

然，我們這些曾經與他共同生活過的人，都是他尊重及關愛受造物，以及它們取悅於他的證人。方濟這種愛護及同情它們，以致於它們受到無理的待遇時，他便為之心亂。他向它們講話時，表現著內在和外在的喜悅，就像它們由天主獲得了知覺、理智及講話的能力。往往這為他來說，是構成神游於天的機會。

一天，他坐在，不知不覺他的內衣的褲腿，整個著了火，他也感到一點熱，當時他的同伴一見其衣服為火所燒時，便急忙為他滅火，但他卻說：「不要，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傷害我們的活弟兄！」他不讓他們滅火。該位弟兄跑去找院長弟兄，並引領他來看。他們逆著聖人的意願而將火熄滅。

他還禁止他們吹熄一支蠟燭、一盞燈、或火等；就如人們不需要它們時所做的；這是他對受造物所表示的溫柔及憐憫。他也禁止弟兄們將尚未燃燒盡的灰，以及未燃燒的木屑拋向風中，一如人們慣於拋擲者。他要求人們懷著尊敬造生它們的造物主的心情，放置它們在一處。（成德 116）

燃燒的小屋

[1599] 50. 方濟在拉維納山度四旬齋期時，一天，用飯時，他的同伴在他用飯的屋裏點上了火。火點著了，他便到方濟時常祈禱和休息的小屋裏找他，為照例替他朗誦當天的彌撒的福音。方濟幾時不能參與彌撒，他就要人將該日的福音給他朗誦於用飯前。

待他到了他用飯，且已經著了火的屋裏時，屋裏的火已經燒到屋頂，猛烈的

燒了起來。他的同伴竭盡全力試著撲滅火，但因為只有他一人，未能得手。方濟居然不願意幫助他，聖人只將他夜間到樹林中用的禦寒的一張毛皮拿了去，會院裏的弟兄們，距離相當遠，他們望見失了火，才跑來熄火。於是方濟回來用飯了。飯後，對其同伴們說：「我不再用這毛皮禦寒了，因為我犯了吝嗇的罪，我竟捨不得讓我的火弟兄燒掉它。」〔成德 117〕

其他對受造物表示愛的記號

[1600] 51. 方濟洗手時，必先選擇不使自己的腳踏著水的地方。

他步行于石頭上時，為了尊敬並愛護那被尊稱為「巨石」的他，而必然謹慎小心。他念到聖詠：「他高舉我在巨石上。」時，便會改作「你曾在巨石腳下高舉了我。」

他曾囑咐外出打柴的弟兄，總別將整株樹，全部砍倒，而應留下一部分。他也曾向他所住的會院的一位弟兄，發出同樣的命令。

同樣，他曾對園丁弟兄說，不要種菜於各處，應為青草留些地方，使他們到時候長出我們的花朵姊妹來。而且他還說，我們的園丁弟兄，應當在角落裏，為一個美麗的小花園，保留一塊土地，因為他在那裏種植各種各色香草和花草，以期到時候它們可以敦請看見它們的人們，頌揚天主；因為每種受造物都在宣揚說：「人啊，天主造生了我是為你！」

我們這些與他生活在一起的人，都曾看見他如此在一切受造物身上，找到內

在和外在喜樂的偉大理由；他曾以巨大的樂趣來愛撫及欣賞它們，以致他的心靈似乎不生活在此世，而生活於天上。

[1601] 正為了表明其由所有受造物所接受了，並經常接受的諸多慰藉，才在去世前不久，撰寫了「頌主歌」。這是他用來刺激凡聽到這歌的人們光榮天主的方法；以期待人人都為了一切受造物而頌揚造物主。(薛二 165；文大九 1；成德 118)

方濟的豪爽和慷慨

[1602] 52. 那時，有一位女性，為治療她的眼疾，由馬其洛內地方，來到了裏野地城。一天，有一位醫生來看方濟並告訴他說：「一位患有眼疾的女人來看我；她如此貧窮，使得我不得不替她付出一切花費。」

方濟聽了後，便大動憐憫之心；遂立即叫了一位作她院長的同伴說：「院長弟兄，我們必須將近人的所有歸還近人。」「近人的什麼東西，弟兄！」「這外衣原系我們由這位患眼疾女人借來的東西，故我們應當歸還給她。」這位院長弟兄說：「弟兄，請按照你的意願行吧！」

方濟一聽到這話，高興地馬上叫來一位他的知心好友，他是一位以靈修生活見長的人，並對他說：「請收下這件衣服以十二個麵包。請對醫生行將指給你的一位婦女說：你借給他外衣的那個人，多謝了，現在請接受原屬於你的東西吧！」

這人去了，並將方濟的話，講給了上述的婦人。這婦人以為他在愚弄她，便害怕而局促不安地說：「別幹擾我了！我不懂你在說什麼。」及至那人將外衣和十二個麵包都放在她手中後，才知道那人所說的是真話，便喜不自勝，接受了一切。繼而她害怕有人要來取去她所有的東西，她就連夜起身，高興地回家去。方濟也告訴院長，要他為了天主的聖愛，代替該婦人付出每天的開銷，直至他離開此地而去。

我們這些曾與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作證：他無論健康或患病，不但對其弟兄們，而且對窮人、病弱者和健康者，都莫不恩愛備至。他剝奪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這些東西乃是弟兄們費勁心力，然而十分情願地為他張羅來的；他在安撫我們不要發怒後，便帶著內在及外在的喜樂送給別人，而這則是他剝奪自身的必需品。

為此，總會長及院長曾禁止他，沒有他們的許可，不准他將自身的長衣送給別人。有些弟兄出於熱忱，有時請求他的長衣，而他則立時將長衣增與他們；也有時一見弟兄有病，病穿得很窮，他便將其長衣，分割為二，將一分送給該弟兄，一分則留給自己，因為他只有一件，而且也只願意有一件長衣。（薛二 92；成德 33）

方濟將長衣增予二位法國弟兄

[1603] 53. 一次，當他正在某省旅行，各地宣講時，兩位法國來的弟兄遇上了他。這為該兩位弟兄構成許多安慰。最後，他們由於對方濟的熱忱，請求他，為了天主的聖愛，給予他們他的長衣。方濟一聽了為了天主的聖愛，便馬上脫掉了

長衣，因而在一段時間，方濟落得衣不蔽體。

事實上，如果有人向他說：「請為了天主的聖愛，給我你的長衣、腰帶或其他。」他的習慣是為了尊敬之被稱為「聖愛」的天主，立時送給家人。如果有人為無謂的小事，而稱呼天主聖愛，方濟便會大為不悅，甚至予以責斥。他宣稱：「天主聖愛是如此偉大和高貴，我們只應在罕有的機會，並在緊急的個案上，而且要以極大的尊敬稱呼之。」

於是，在現場弟兄們中的一位，便脫掉自己的長衣，送給了聖人。

當他將其長衣整個或部分送人時，他自身常處於極大的急需和窘境之中。他不可能很快地就能得到另一襲長衣；因為他常要自己的衣服很窮，而且是由許多碎塊湊成的，和內外由布片補綴而成的。他曾同意並穿用一件由新布料製成的衣服，幾乎是一件罕有的和從未聽過的事。他經常嘗試張羅一件由他弟兄穿用多時，且時破的長衣；他有時候穿用的長衣，一部分來自這位弟兄，另一部分時來自另一位弟兄；由於他患有百病，特別怕冷，故常加補新布料於衣內。

一直到他回到天主那裏，他常在會衣方面，恪守了這種貧窮。只有在他去世前不久，也就是他患有水腫病，因而幾乎完全失去水分，且病到無法忍受時，弟兄們為他預備了幾件長衣，為使他白日黑夜間，在必要時有衣可換。（薛二 181；成德 34）

其他慷慨大方的例子

[1604] 54. 一天，一位衣服襤褸的窮人，來到了弟兄們的會院裏，並以天主的聖愛，向他們請求一小片布。方濟害怕院長弟兄們阻止自己，遂悄悄地離去，拿了一把剪刀，並坐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將縫綴於其長衣內部的一塊布剪下來，以便暗暗地送給那位窮人。但院長立時知道了他要做的事，便先發制人，禁止他給與窮人任何東西。那時，正值嚴冬季節，聖人又病，所以冷得打顫。於是聖人向他說：「你若不要我給他這一片布，你必須給我另一塊，以送給這位窮弟兄。」結果，弟兄們為了聖方濟，竟將自己衣服上的一塊布送給了該窮人。

方濟為了宣講，曾在國內旅行；有時步行，有時騎驢。他所住的會院的弟兄們，經常替他租一件外衣—事實上，他患病時，不可能步行，往往必須騎驢—只有在緊要關頭和絕對必要時，他才會騎馬。就如同他臨死前不久，因為他的病情實在是太嚴重了。

但是他接受外衣的條件是：他必須能轉讓給他所遇到的其他窮人，若是他深信這不幸的人真需要衣服穿。（薛二 196；文大九 1；成德 35）

紀律弟兄的長衣

[1605] 55. 修會初創時期，方濟只和兩位弟兄居住在曲河。一個有誠意成為第三位弟兄的人，離棄了世俗，為了能分享他們的生活。他同他們生活在一起時，他穿的是他自己帶來的衣料。

此時，有人請求方濟有所施捨。方濟便對有意成為第三位弟兄的人說：「請

把你的外衣給與窮人吧！」他立時愉快地脫去了外衣增與了窮人。事情十分明顯，主曾將一個新的聖寵注入該人心中，因為他愉快地贈送了其外衣給窮人。（成德 36；三友 44；隱名 28）

贈予了新約全書

[1606] 56. 又一次，方濟在寶尊聖母堂時，一位又窮又老的婦人—她的兒子已經入了會，來到會院裏，請求方濟給她點什麼；因為那年她赤貧如洗，無法生活。方濟就向當時的總會長賈大尼弟兄說：「我們能給我們的母親什麼？」

方濟常肯定：一位弟兄的母親，就是他的和全會所有的弟兄的母親。

賈大尼弟兄說：「在會院裏，找不到可以送她的任何東西，尤其我們應當給她一樣可觀的東西，為能使她生活度日；不過，在聖堂裏，有本新約全書，是我們每天誦讀夜課經時，不可或缺的經本。」

那時，弟兄們沒有日課經本，只有聖詠集若干本。方濟說：「就將這新約全書給予我們的母親吧！她可以賣掉它，用來換取其他必需品。我確信，把新約全書送給我們的母親，較諸誦讀新經，更中悅于天主和聖母。」於是，他們便把該書送給了她。

可以將論及約伯所說及所記載的話，拍合在方濟的身上：「天主自我幼年時，就像父親教了我；自我出了母胎，就引導了我。」在我們這些與他共同生活過的人來說，關於他對窮人的慈愛與愛德，不但將我們由別人聽到的一切，難以敘述，

就連我們親眼看到的事，也無法全部記述出來，而不嫌冗長。(薛二 91；成德 38)

救聖厄利村子的牛群於牛瘟

[1607] 57. 當時, 正值方濟小住於可倫波泉的隱修院中, 在接近這座隱修院的厄利村的牛群發生了牛瘟。所有的牛都受到打擊並開始死亡。

一夜, 一位具有靈修生活的村民, 得到了一個神視, 並聽到了一個聲音向他說:「你要到聖方濟居住的隱修院去, 並取得聖人用來洗手或是洗腳的水, 然後將這水灑一點在牛身上, 他們必會立時痊癒。」天尚未亮前, 這人便起身到隱修院去, 並將一切告訴了方濟的同伴們。用飯之後, 他們由方濟曾經洗過手的盆裏取了水。當夜, 他們又請求方濟讓他們替他洗腳, 而沒有告訴他為何理由。他們將水轉交給那人。那人用這水, 猶如聖水一樣, 灑在奄奄一息的牛群身上, 他們在天主聖寵及聖人的功績神效下, 全部被治好了。

那時, 方濟的手足和肋旁, 都已有了五傷。

歌詠團團員

[1608] 58. 那時, 方濟由於患有眼疾, 故曾在裏野地主教府內小住了數日。一位名為翟多內的神職人員, 是一個非常俗化的人, 患了一種十分嚴重的病症, 使得他久久臥床不起。他尤其患有腎病, 沒有人幫忙, 他在床上無法轉動。他只能

靠他人的扶持，才能起床並走動。即使在人們的扶持下，他仍不能直立身子行走，而只有傴僂著，因為他背部疼痛地使他不能站立直身子。

一天，他要人將他抬到方濟的面前，他跪倒在方濟的腳前，並涕泗交流地請求方濟向他做一個十字聖號。方濟回答說：「我不肯想到，也不害怕天主的審判，而仍依肉欲的意願生活，我怎能對你做十字聖號？」但方濟一見他因病而受的痛苦，不禁動了憐憫的心，便說：「假使天主願意治好你，我就給你做一個十字聖號，但千萬不可回到你已吐出的。因為，我給說實話，若你回到你已吐出的，更大於以前的禍惡，將會臨到你身上，而你也將為了你的罪惡、你的忘恩負義及你對美善天主的蔑視，而承受可怕的懲罰。」

接著方濟就給這位神職人員做了一個十字聖號；他的病突然痊癒了，馬上也伸直了腰，並立起身來，當他直起身來時，可以聽到他背後的骨頭作爆裂聲，猶如一塊乾木柴為人所折斷一樣。

不幸，幾年後，翟多內不顧主藉著其忠僕方濟給他的警告，又回到了他所吐出的。有一天，當他在另一位神職人員家中吃飯，當夜就住在該處，而住處的屋頂，突然地倒塌下在所有的客房裏，其他的人都逃過一劫不死，唯獨這位不幸的人，受到嚴重的傾壓而死亡。（薛二 41；文大十一 5）

騎士們的沿門乞求

[1609] 59. 在方濟小住于薛裏及安哥拉的薛雷的一段時間後，便回到了寶尊聖

母堂，繼而又到了諾薛拉背面的巴那拉地方，人們在此地最近為弟兄們建造了一座會院，而他也在這裏住過一段時間。但由於其腳和腿，都因了水腫病而開始腫脹，故其病勢益行惡化。

亞西西城的人一聽這事，便立刻派遣了少數士兵到會院裏，以便將他抬回亞西西。他們害怕，如果讓方濟死在那裏，他們將會被逼將其遺體給別人佔有了。於是，士兵們便將病人抬回亞西西。

旅行時，他們到了屬於亞西西地帶的一個小鎮裏，而方濟則在該地區一位元以愉快和愛德收容他的人家中。士兵們則分頭到全村各地去買些食物，但他們什麼也沒有買到。回到方濟那裏，他們似乎開玩笑地說：「弟兄，你要將你行乞得來的食物，分給我們一些，因為我們什麼也不曾買到。」

方濟發著巨大的神火說道：「你們所以未曾買到食物，是因為你們只依恃你們的蒼蠅-意思是說你們的錢-而不依恃天主，現在不必害羞，請再次回到你們已經去過的人家中，不要以交易的方式去贖罪，而要因天主的愛而求乞！天主聖神將在你們身上有所作為，而你們將豐富地獲得一切。」

他們便依照方濟的話去求乞，人無論男女，都慷慨而喜樂地給了他們所有的一切。他們喜出望外地回來見方濟，並將所遇到的告訴了他。他們認為這是奇跡，因為一切都如方濟所預言的應驗了。（薛二 77；文大七 10；成德 22）

行乞的讚頌

[1610] 60. 方濟認為：為天主的聖愛而沿門行乞，在天主及世界眼中，是最為高貴和禮貌的事。果然，天父造了萬物，莫不是為了人類；雖然罪惡進入了世界，天父為了其可愛聖子的聖愛的原故，繼續以周濟的方式，白白賞賜給人們享用，不問人們配或是不配。

故此，方濟慣於說：基督的僕人如為天主聖愛而沿門行乞，應當較諸以金錢來贖買東西的人更具有信心和更為愉快；因為他更證實其禮貌和慷慨。繼而說：「為一件只值得一文的東西，我付出一百銀錢的高價。」天主的僕人為取得一點周濟，付出千倍的代價，即天主的聖愛，而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比起天主的聖愛來，簡直一文不值。

在弟兄們人數尚未達到甚高的程度，而方濟在各處巡行並宣講時，由於城市和村鎮中，沒有會院可以住，故他往往接受有意表示表示其對方濟的熱忱的貴人和富人的邀請，而吃住於他們的家中。

聖人熟知這些貴人和富人為天主的聖愛，對提供其肉體的需要，有著豐厚的準備，到了用飯的時候，為了替弟兄們立好榜樣，他仍然出去沿門求食，為了表示貧窮夫人的高貴。有時他對請自己的主人說：「我永不肯放棄我作為小弟兄的行業和聖召，我的嗣業，我的遺產及我王家的身份，就是：沿門行乞。即使我只能獲取三塊碎麵包，我還是要去行乞，因為這是我的義務，我願意執行它。」

於是他逆著主人的遺願，去沿門行乞。有時他們陪伴著他去乞求；並將方濟取得的周濟作為自己的，並由於對聖人的熱忱，而將它視同聖贖，予以保存。

執筆者作證：自己曾多次見到上述個情節。

胡高林樞機的餐桌

[1611] 61. 一天，方濟拜訪了奧斯迪主教大人——以後升為教宗，方濟偷空出去行乞，但為了主教，幾乎都是很秘密地做了這事。等方濟回來後，主教大人已經入席並開始用飯。因為他請了幾位騎士，而他們又是胡高林的親戚。

方濟竟將他求來的東西放在主教的餐桌上，然後坐在主教身邊，因為這是天主保留給聖人的席位。主教為了方濟的出去求乞，感到有點尷尬，但為了客人而未曾發表什麼話。

待方濟用飯完畢，就因天主之名，將其乞來的東西分贈與騎士及主教屬下的司鐸們。大家都虔誠地接受。有人將它吃掉，有的人則為了對方濟的熱忱而加以保存。在接受方濟所求來的東西時，為表示尊敬，他們都行了脫帽禮。胡高林主教大人一見這個情形，大為喜樂，尤其因為聖人所求來的東西，並非白麵包。

飯後，，主教帶著方濟至其屋內，並以極大的愉快擁抱他說：「我最單純的弟兄，為什麼你出去求乞，使我難堪呢？我的家不也是弟兄們的家嗎？」方濟回答說：「反過來說，大人，你提供你的是好大的光榮！事實上，一位屬員如肯滿全其職責，並服從其主人，他不但是尊重其主人，而且是尊重其主教。」

方濟又繼續說道：「我必須作你窮人的楷模與表率。我知道，在修會內要有真的名副其實的小弟兄。他們要為了愛天主，並靠聖寵的寵恩，訓誨他們於一切，他們要謙以自牧，並服從命令，以服務弟兄們。但也免不了有若干人們為了害羞

和為了在俗的習慣，不屬於貶仰自己，且不肯求乞和做粗重的勞動工作。故此，我不得不以身教來訓誨已入會者和將入會者，使他們在天主和世界前找不到託辭。」

所以，我在您，我的主人及教宗家裏，或者我在情願提供，甚至迫使我以天主的愛而接受其招待的此世之有權利和財勢的人們家中時，我不願意羞於求乞。何況求乞為我等於是一種高貴的名義，一種王家的光榮和無上君王給我的榮譽。他雖是萬物的主宰，都甘願為我們成了一位奴僕；他是威嚴和光榮的，卻降生為一個貧窮而被人們輕視的人。

我希望現在的和未來的弟兄們知道：當我坐在弟兄們貧窮的飯桌上時，較著坐在你及其他大人的桌上，要更感到內在和外在的喜樂；即使在弟兄的飯桌所陳列者，並非為天主的聖愛而沿門求得的殘羹碎塊，而在你的飯桌上卻陳列著各種各樣式的杯盤和菜肴，雖然那都是出自你們對我的熱忱。由求乞得來的麵包，事實上是聖的，又是天主的聖愛和光榮而被祝聖的食物。因為沿門求乞的弟兄須說：『願主，天主，受頌揚和讚美！』然後又需要說：『請為天主的聖愛，給我們一點周濟！』

主教大人因了聖人的這番談話而受益量多，並對他說：「我的孩子，請按你所想的行事吧！因為主與你同在，而你也與主同在。」（薛二 73；文大七 7；成德 23）

蒼蠅弟兄

[1612] 62. 方濟多次說,任何弟兄不得為了不使自己感到羞愧,而長久不出門求乞。一位弟兄越是出自貴族,並在世俗中越是偉大,方濟若是見到他沿門求乞,並為了樹立善表而做粗重的工作,他越感愉快,並自覺受益良多。

修會成立不久時,也就是弟兄們還生活在曲河時,有一位弟兄很少祈禱,什麼事也都不幹,並且為了害羞,也不出外求乞,可是他卻很會吃。

方濟看到他的行為,便因天主聖神的默感,知道他是一個隻願肉欲的人。一天,方濟對他說:「蒼蠅弟兄,去你的吧!因為你只願意吃用你弟兄們辛苦的果實,而你自己則在天主的葡萄園裏作一個懶蟲。你好象一隻雄峰,不收集,不做工,只知吃用工蜂們辛苦工作的果實。」

這位弟兄離開了修會,也未曾請求方濟的寬恕,因為他是一個只顧肉欲的人。(薛二 75; 文大五 6; 成德 23)

方濟吻了行乞者的肩膀

[1613] 63. 方濟在寶尊聖母堂時,一位具有神修的弟兄正由亞西西求乞回來,一到了聖堂,便開始興高采烈地,高聲頌揚天主。

方濟一聽見了他的歌聲,便出來路上歡迎他。他洋溢著喜樂,吻了背著兩個滿是求得的賑濟的袋子的肩膀,並將袋子放在自己的肩上,然後背回弟兄們所住的地方去。在那裏方濟就宣佈:「我希望看到我的弟兄們喜喜歡歡地出去乞求,

快快樂樂地回來。」(薛二 76；成德 25)

聖人安詳及喜樂地面對死亡

[1614] 64. 方濟由巴那拉會院回來時，因病勢嚴重而不得不臥病于亞西西主教府。該城居民因害怕他死於夜間，並在他們不知道時，弟兄們會暗地裏將其遺體運往其他城市出殯，所以他們決定每夜在接近主教府處加緊看守。

當時方濟身體非常虛弱，他為加強其心靈，並為去除因病勢嚴重而產生的沮喪之情，曾多次要弟兄們高唱他從前在病中編撰的「頌主歌」。他也叫人們夜間高唱讚美詩，俾使護衛他的人們，也獲得神益，因為他們住在靠近主教府的地方。

厄利亞弟兄一見方濟在痛苦病患中，尚能在主內欣喜並懷有勇氣；一天，他向方濟說：「我最愛的弟兄，看到你在如此劇烈的痛苦中，居然體驗到，並對你的同伴們，表現出這樣的喜樂，我實在感到慰藉，並取得了神益。這城的居民對你或生或死，都敬你如同聖人。但他們既深信你的重病，不久將引你入於死亡，他們又聽見這歌聲，則免不了對自己說：如果他真地要死，還怎麼如此與興高采烈呢？莫非默思死亡的來臨，不比歌唱更為得體嗎？」

方濟回答說：「你還記得佛裏紐城的神視嗎？在這神視中，你曾對我說有一個聲音告訴你，說我的生命不超過三年。在你得到這神視前，感謝天主聖神，曾將善的思想置諸信者的心中，並將善的工作置諸信者的口中，當時我曾經整夜想到死亡；但自從得到了上述神視之後，每天我對尋思我的死期更為熱中。」

繼而激動地說：「弟兄，讓我在病疾中喜樂於主，並讚頌他。因為靠樂聖神的恩寵，我這樣與主結合而為一，使得我真能仰仗他的聖善而喜樂於至高者內。」

（薛一 109；薛二 217；成德 121）

面對事實的勇氣

[1615] 65. 那時，有阿雷佐的一位名叫好若望的大夫，他是方濟最好的朋友；他到主教府來看他。聖人在關於他自己病患的事，問了一些問題後，就說：「若望弟兄，依我看，我水腫的病情是如何？」

方濟從來不願叫其名字為「好」的人們的名字，這是為了尊敬天主的話說過：「除了天主，沒有人是善的。」同樣在寫信時，他從不寫什麼父親和老師的，照樣是因為主的聖言說過：「你們不要在地上讓人叫你們父親或老師。」

大夫答說：「弟兄，仰仗天主的神恩，一切都將會好起來的。」他不願說，他將快要死了。方濟回答說：「弟兄，請給我說實話，你對我的病有什麼診斷？不必害怕！因為感謝天主，我不是一個害怕死亡的懦夫。主以其神恩如此使我與他結合為一，以致我同樣愉快地生活或是死亡。」

於是大夫說：「父親，依照我們的醫學，你的病使無藥可醫治的了，你要在十月初或是九月末去世。」

此時躺在床上，並衰弱至極點的方濟，伸出雙臂，舉向天主，極熱忱和極恭敬地，並愉快地喊說：「死亡妹妹，歡迎你！」（薛二 217；成德 122）

方濟的意願為何

[1616] 66. 來自安哥拉的馬其池的羅哲弟兄，是一位出身貴族，而在聖德上尤其高貴的人，因而為方濟所寵愛；一天，羅哲弟兄來主教府看望方濟。

他們談到修會及恪守會規問題時，羅哲弟兄發問說：「父親，你開始收錄弟兄時，你的理解是什麼呢？直到你死，你願意保持的理想又是什麼呢？我希望確知你最初和最終的心意，目的是使我們擁有書籍的神職弟兄們，可以承認書籍屬於修會的條件下，保存它們？」

方濟答說：「弟兄，我最初和最終的理想和願望是：如果我的弟兄願意聽從我，則除了會規允許他們擁有的會衣和一條帶子與內褲外，其他一概沒有。」(成德 2)

小弟兄會的命名

[1617] 67. 一天，方濟對其弟兄們說：「小弟兄會是天主子最近向聖父所求的小小羊群；他說：父啊！我的意思是你要興起，並給我一個弱小的人民，其用以不同其他以往和以後的民族的特點，是他們的謙遜和貧窮，他們將只以佔有我為其財富為已足。同時，父向其鍾愛之子說：我的子，你的請求已經實現了。」

方濟又說：「因此，主願意弟兄們被稱為小弟兄，因為他們就是天主子求于

父的弱小人民，也是他在福音上所講的：不必害怕！小小羊群；因為天父樂意將天主國賜予你們，又說：凡你們為我弟兄中最小的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毫無疑問地，在這些章句裏主所講的，是具有貧窮精神的人，但他在指其教會中的小弟兄會。

[1618] 方濟既由天主的啟示，得悉隨從他的弟兄應被稱為「小弟兄」，並將這名稱插入其呈現給教宗依諾森三世的會規中。教宗又正式將這決定公佈於大公會議中。

基督又曾啟示了方濟及弟兄們，應當用以問候人們的語句，這也是他在遺囑內所說的：「天主默示了我向人致候的方式，他說我們應當說：願主恩賜你們和平。」

[1619] 在修會初期，方濟和其十二為弟兄中之一旅行時，這位弟兄在路旁或田間就致候男女人們說：「願主賜給你們和平。」結果，人們為之大感不解，因為他們從未聽過有會士這樣的問候他們。甚至有人以忿怒的態度反問他們說：「這種致候有什麼意思？」該位弟兄害羞之余，向方濟說：「弟兄，請准許我用其他的致候詞！」方濟答說：「由他們去吧！他們不懂天主的事。不必害羞，因為此世的王公貴人，為了這種致候方式，將對你及對其他弟兄表示尊敬。」

又說：「天主願意謙虛的人們不同於他們以前的人們，而他們則只以有他自己，至高和光榮之主，為其財富為已足，這雖然不是一件高妙的事嗎？」（薛一 38；文大六 5；成德 26；薛一 23；文大三 2；三友 26；成德 26；遺囑 23）

弟兄們的抗議

[1620] 68. 如有弟兄問我們這些曾經與方濟生活在一起的人們，為什麼聖人未曾要弟兄們嚴格地按他給羅哲弟兄所將的來遵守貧窮，我們願意用我們由聖人口中聽到的話來答復。關於貧窮及其他許多包括在會規中的章則，方濟同時也聲明，會規裏的一切，完全吻合天主的聖旨。

但後來，當他們向弟兄們講解會規時，他們發現會規不容易遵守，而且使人受不了。因為他們不知道，在修會內，在方濟去世後，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方濟不願和弟兄們發生爭執，他很耽心為自己及為別人，會發生壞榜樣，故此，他逆著自己的心意，順從了他們的要求。他後來也曾在天主前謝了罪。但天主為弟兄們的神益，而放在他口中的話，不能空空回到天主那裏去。方濟至少願意在自己的身上，為了來日的賞報，而完全地實現。這樣，方濟的心靈，對實踐貧窮方面，得到了勇氣與和平。(成德 2)

某會長及其書籍

[1621] 69. 方濟由海外回來後，某會長曾對貧窮問題，和方濟做過交談。該位會長很想知道他對這點的意見和意願。他尤其希望方濟加以澄清的是會規引用的福音上的一條禁令：「路上什麼也不要帶……等等。」

方濟回答說：「我想一如回規所說的，弟兄們除了他們的會衣、腰帶、褲子

之外，不要由任何事物；並在需要時才穿鞋。」

該位會長答說：「像我擁有價值五十餘鎊的書，該怎麼辦呢？」他這樣問，是為了能保存其書而不致有失良心的平安；因為他對擁有這些書而良心為之不安，他深知方濟對貧窮有極為嚴格的詮釋。

方濟答說：「弟兄，我不能，也不應當反對我的良心，反對恪守我們承許的聖福音。」

這些話使該位會長滿心愁苦。方濟一見他如此不安，便激動的對他說，並且也通過他對所有的弟兄說：「你們願意在人們眼中為小弟兄，並使人們稱你們為遵守福音者，但事實上，你們卻立意保留你們的寶藏。」

[1622] 會長們並非不知，依照會規，他們有義務遵守聖福音，但他們卻將會規上所有有關「路上別帶任何事物」的章節，予以刪除了。因為他們妄想他們沒有義務恪遵福音的成德。故此，方濟在由聖神深悉了他們部分地廢除了會規的事之後，在少數的弟兄們之前喊說：「莫非會長們認為他們可以欺哄天主和我嗎？為使所有的弟兄，人無不知，並提前受到警語：他們有義務恪守福音成德。故我立意會規開始和結尾說：凡我弟兄都有義務恪守我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以期待他們在天主前無話可說。我希望他們藉著天主的助佑，實踐並經常恪遵天主為了拯救我及諸位弟兄們的靈魂而置諸我們中的會規。」

就這樣，自從他收錄弟兄之日，直到去世時，他逐字遵守了聖福音。（薛二 62；成德 3）

某初學生的聖詠集

[1623] 70. 一位初學生能誦讀聖詠集，不過，誦讀得不十分好。由於他很喜愛誦讀它，故請求了總會長的許可，以便擁有一本聖永集。總會長果然給了他許可。但該位初學生非得到方濟的許可，決不欲使用總會長的許可。他曾聽人說方濟不願意看到弟兄們熱中於聖潔和單純，熱中於祈禱和貧窮夫人。這是最初弟兄們所受的教育及訓練。這些弟兄們是聖人，他們確信這是得救的穩健路子。

方濟並未輕視或是不喜歡學問：反之，他對會裏的讀書人及一切有學問者，表示了喜愛和敬重，一如其在醫囑中所說的：「我們必須尊重並敬愛神學家；他們是天主聖言的傳報者，因為是他們付給我們神和生命。」

但他預知未來，並因聖神而得知，也多次一再言中。許多弟兄，藉口拯救他人而放棄他們的聖召；這聖召便是聖潔和單純，祈禱與貧窮。

他們以為，因了他們對聖經的知識，更能熱切愛慕天主；實際上，就因為他們對聖經擁有知識，而內心感到空虛和冰冷。同時，他們也不能再回到他們以前的聖召上，因為他們曾讓恩賜予他們生活於其聖召的時間空空過去。然後結論說：「我非常害怕，他們似乎擁有的，將被奪去，因為他們放棄了自己的聖召。」

（薛二 195；成德 4；薛二 63；遺囑 13）

救援的祈禱

[1624] 71. 方濟曾說：「有許多的弟兄，他們日以繼夜地竭盡全力，處思積慮地想追求學問，甚至不惜放棄祈禱與其聖召。如果他們在對少數人宣講後，得悉某些人因了他們的宣講，獲得了神益，回了頭，並開始做補贖；他們妄自尊大，以他人工作的成果來炫耀自己。

因為他們以為人們獲得神益、回頭及做補贖，是因了自己的宣講，事實上，那是靠了聖善修士們的祈禱；雖然這些修士們完全不知道這點。天主所以願意他們不知道，是因為害怕為他們成為了自大的理由。

看，他們是我圓桌的騎士，弟兄們知道隱藏自身于為人所放棄的幽靜無人之處，以便專心致志於熱心祈禱及默想，並為痛苦自己及他們的罪過；其聖德見知於天主，但往往都不為人或弟兄們所知，及至天使將他們呈現在主前時，主將明示他們說：『我的孩子們，看你們的祈禱所救得的人靈！你們既忠實於小事，我將委任你們作大事。』」

[1625] 方濟解釋聖經所謂：「不妊者生了七子，多產者反而生育頓。」的話說：「不孕者，是指好的會士，他們以其聖善的行為與美德，聖化了自己並裨益他人。」他在與弟兄談話時，多次重複這話；在寶尊堂舉行會議時，在會長及弟兄們前，更多次重複了這話。

他這樣訓誨會長及宣道者們執行他們的職責。他告訴他們決不得因了盡會長和宣道的職務而放棄了祈禱。他們應當尋求並做操作手工，一如其他的弟兄一樣，為樹立好的榜樣，並裨益自身及他們的靈魂。又說：「作屬員的弟兄們，見到子的會長和宣道員，如此熱中於祈禱，並自貶自抑，必受益良多。」

基督忠實信徒聖方濟，曾在其健康允許時，經常履行了他訓誨他們的種種。

(薛二 164；文大八 2；成德 72)

傲慢的學問及啟迪人的愛德

[1626] 72. 一天，方濟一來到上述初學生所居住的隱修院，這位初學生便對他說：「父親，我很喜歡擁有一本聖詠集，但我所獲得了總會長的許可，可是沒有你的同意，我不願意保有它。」

方濟這樣答復他說：「查理皇帝，奧爾蘭道及奧裏威耶洛，都是善於作戰的勇士及騎士，他們不惜流血流汗，追逐外教人至死，而為自己或致了值得紀念的勝利；結果，這些殉道聖人們，都為基督的信德而戰死。現在我們看到許多人也願意為自己獲致榮譽，但只限於謳歌他們的豐功偉業。」

在他的忠告集內，方濟對上面的話，作了這樣的解說：「聖人忍受了艱難、迫害及恥辱等，但是我們這些天主僕人卻嘗試，只以敘述和宣講他們的所作所為，來獲得致尊榮。」並說：「知識只會使人們傲慢自大，愛德才能立人。」薛二 73；成德 4)

[1627] 73. 又有一次，方濟坐在火邊取暖時，這位初學生又來，以聖詠集的問題困擾他。方濟回答他說：「有了一本聖詠集後，你將要求一本日課經；等你有了日課經時，你將如一位大人，坐在椅子上，並命令弟兄們說：取我的日課經來！」

方濟在說這些話時，神情非常激動，遂從爐中取了一些灰，灑在自己的頭上，並搓擦著自己一直喊說：「日課經！日課經！」該位初學生臉色變為蒼白，並滿面羞慚。

方濟遂向他說：「弟兄，連我也曾受到擁有書籍的誘惑；但為知道天主在這方面的聖意何在，我就取過福音書來，並請求天主，他要我打開的福音的首頁上啟示我。我祈禱畢後，便打開了書，我的眼看到的是下列語句：天主的奧義，只賞給了你們，但對外人，一切都是用比喻。」

繼而又說：「許多人願意提升自己于學問的高峰賞，但為愛主天主，而更願棄絕學問者，則是更加有福的！」（薛二 195；成德 4）

作得多少，就是知道了多少

[1628] 74. 幾個月後，方濟在寶尊聖母堂；當他正走在接近其小屋，並橫互於會院後面的路上時，上述的初學生又來談及其聖詠集的事。方濟回答他說：「去做你的會長對你所說的吧！」於是該弟兄回到他來的路上。方濟則留在那裏，尋思著他對該初學生所說過的話。忽然間，他喊叫說：「弟兄，請稍等一會兒！」繼而與他同行，並說道：「請回我說到對聖詠集方面，你應做你會長告訴你的事的地方！」

他們果然回到了那。方濟便在該初學生前跪倒說：「弟兄，我罪！我罪！誰有意作一位小弟兄，只該擁有會規，賜予他的一襲會衣，一根帶子和內褲，因此，如有必要或有病時，也可以穿鞋。」

每次，如有弟兄來問他這類的事時，方濟常常給他們這樣的回答。他說：「學問的價值，全看它產生的行為；美德的實行是一種再好不過的宣講了。」這等於

是說：欲知樹的好與壞，全看它的果實。(成德 4)

妄用和走入歧途

[1629] 75. 當方濟住于亞西西主教府時，一天，他的一位同伴向他說：「父親，請原諒，因為我要說的，是許多人久已想說的，你知道，昔者，整個修會仰仗天主的恩寵，如何崇尚純潔于成德，弟兄們如何熱中於在一切事上恪守貧窮，如住屋、傢俱及衣服上；在這些事上，也如在他們的舉止上，他們同心合意，注意于完全忠實於我們的聖願及聖召，並以一心愛天主愛近人的方法，替人們樹立善表。

可是，現在有一個時期，這種純潔和成德，卻變得敗壞了。弟兄們的託辭是：人數太多，不適用於嚴守會規。甚至於許多人相信，這新的生活方式，更能有裨益於他人，並更合適於自處。他們放棄了單純和貧窮，而這二者正是我修會的泉源和基礎。我們相信這類惡習，你不可能同意，但使我疑惑不解的是：你既不同意，為什麼你又容忍它們，而不予以糾正。」(成德 71)

因為方濟不願意干涉

[1630] 76. 方濟回答他說：「弟兄，願天主赦宥你！因為你嘗試這樣反對我，並將我糾纏在不屬於我範圍的事。在我負責弟兄們，而他們也忠實於他的聖召及聖願時，我的身體與言教，為他們已足夠用了。雖然我在回頭之初，力量薄弱。

但是，我一見到主每日在增加弟兄們的人數，並見到由於冷漠和缺乏慷慨的精神，弟兄們開始離棄他們直至當時所遵循的正直和穩健的道路，也就是你所說的，寬大的路，也就是不尊重其聖召和聖願及好榜樣的寬門大道。及至我明白了，我的身教與言教，都不能使他們放棄他們選擇的道路時，我便把修會放置在天主及會長們的手中。

在總會議中，我辭掉了我的職責。理由是：我的病痛不容我管理弟兄們。不過，假使弟兄們一依我的意思行事或仍然如此行事，我更願意他們以我為其會長直至我死，而不以他人為會長。事實上，屬員們如果聖善並忠實，又知道滿全其上司的意思，此時，上司幾乎對他毫無開心的必要。更又甚者，我將因見到弟兄們的優秀，使得我甘願讓他們自由發展，而不感到什麼額外的重量，即使我的病痛將釘在床上。」

接著又說：「我的弟兄們，上司的職責是靈修方面的，因為我必須遏止並糾正惡習。但如果我的身教與言教，都無法達成這目的時，我也不欲如同官府裏的衙役一樣，來處罰和責打他們。我信賴天主，我們必將為無形的仇敵所懲罰，它們是專司在此世的人們糾正，使得他們將受到極大的恥辱和羞愧，並因而再度回到他們所擁有的聖願及聖召去。

無論如何，直到我死，我將繼續以我的善表及生活，來教導我的弟兄們應當如何行走於天主指示給我的，而我又轉告及指示給你們的道路上；目的在使他們在天主前無話可說。最後也使我本人不致為我及為他們而必須在天主前交帳。」

（成德 71）

某些人對聖人的反對立場

[1631] 77. 方濟曾使人在遺囑中寫道：「凡人為弟兄們修建的房子，應當由表示貧窮和謙虛的泥土和木材為原料，同時弟兄們的聖堂應是狹小的。關於「以泥土和木材為原料」一點，方濟的心意是，要將主開始在該處增加弟兄數字的寶尊聖母堂作為模範。他立意使這會院永遠是一個模範，並成為提醒現在和未來的弟兄的紀念碑。

但仍然有人反對他說，依照他們的意見，以泥土和木材為修建的原料，並不是很好；因為在某些國家和地區，木材比石頭還貴。方濟不願意同他們辯論這事，因為他當時患病甚重，瀕於死亡，並且真地不久就去世了。不過，他曾令人在其遺囑上寫道：「人們給弟兄們修建的聖堂及簡陋的住屋等，倘若不符合我們會規內所許下的至聖貧窮，弟兄們萬不可以接受。他們不論身在何處，常應如過路客人、異鄉人和流浪者。」

我們這些在他寫會貴和其他著作時，曾使弟兄們和方濟之間，產生了歧見。現在，在他去世之後，卻為修會裨益無窮。但因方濟害怕惡表，故對弟兄們的請求，不得不予以讓步。不過，他曾一再聲明說：「禍哉，反對我的弟兄們，因為我知道那些規條出自天主的旨意，是為了修會的好處的，即使我委曲求全，俯就了他們的意願。」

[1632] 方濟也常常多次告訴其同伴說：「使我痛心和憂傷的，是見到弟兄們所反對的，乃是聖善天主通過我的祈禱和默想，為了全修會現在及未來的益處，而啟示給我的教訓，因為天主使我們確實知道，這些規則和教訓，吻合他的聖意。

但某些弟兄們，憑著自身的權威，只仰仗自己的知識，便冒然取消及反對它們說：這些規條應予以遵守，其他的則不必遵守。」

不過，如上所敘，方濟由於害怕惡表，未曾介入許多事，並俯就了弟兄們的意願，即使這完全違反了其心意。(成德 11)

反對閒談

[1633] 78. 當方濟居住在寶尊聖母堂時，其每日的慣例時飯後與弟兄們一起做點手工，以防範懶惰。果然，他認為懶惰有害於自身及其他弟兄們，因為懶惰使人喪失由祈禱而來的神恩，因了祈禱後的閒談，由天主聖寵而得來的神恩，往往盡行喪失。為了避免這禍患，他便給弟兄們釘定了下列規條：

「如果有弟兄與其他的弟兄一路同行或工作時，做無益的閒談者，他必須在開始和結束祈禱時，誦念天主經和誦主歌。如果閒談者，一發覺其犯過時，立即自行控訴之前，由他人所指控，他就該為這位指控他的弟兄誦念上述的天主經和誦主歌。

如果受到指控的弟兄，固執而不肯認錯，同時假如有另一位弟兄指證他的確講了閒話，那他必須誦念二次天主經與誦主歌；一次是為了指控他的弟兄，二次是為與首一位一同指證他犯了過失的弟兄。他必須在祈禱開始結束時，又應以相當明朗和相當清楚的聲調來誦念誦主歌，要清楚到能使一切在場的弟兄們聽懂；因為此時，他們都屏息靜聽。一位聽到他人閒談，而不加以制止，他也有義務替

閒談者誦念天主經和誦主歌。

凡我弟兄無論在小屋內、房屋中或是其他處所遇到另一位或多位弟兄，常設法頌揚並讚美天主。」

聖方濟慣於誦念上述的「誦主歌」。他的希望和意願是：能見到弟兄們和其他的人們，也能以巨大的熱誠誦念上述的天主經和誦主歌。(薛二 160；文大五 6；成德 82)

方濟有意前往法國

[1634] 79. 寶尊聖母堂會議之後，也就是首次派遣弟兄們到海外去的會議之後，方濟和少數弟兄留居於該會院，他向他們說：「我至愛的弟兄們，我應當作眾人的表率 and 楷模。如果我派遣弟兄們到他們必須忍受累、羞辱、饑餓及各種磨難的遠方國家去，我也該到遠地去，使得弟兄們在知道我也在忍受許多苦頭時，更加甘願忍受磨難和貧窮了；我想這是公平和聖善的。」

方濟又說道：「請你們去為我代禱吧！好讓天主引導我選擇一個最能為他的光榮，為促進拯救人靈，並為了替修會樹立善表而工作的國家。」

每次他準備出外講道時，無論是到遠方國家或鄰近省份去，方濟的習慣是祈禱，並請他人一同祈禱，求主啟示他也願意他去的地方。

所以，弟兄們退去祈禱，祈禱完畢後，他們又回到方濟那裏，他便對他們說：「因我主耶穌基督，童貞聖母及眾聖人之名，我揀選去法國。因為他是教會內最

為公教化的國家，它對我主耶穌基督的聖體最為恭敬；對我來說，是我感到最快慰的事，便是去這種民眾之間。」（薛二 201；成德 65）

敬愛聖體

[1635] 80. 方濟對基督聖體具有巨大的恭敬和熱忱。他要人們將這些寫在會規內；弟兄們在他們所居住的省份內，要十分開心恭敬聖體；他們要勸勉並鼓勵神職人員和司鐸們，要把聖體供奉在相稱和適宜的處所。一天，他下了決心，派遣弟兄們到各地去；為使他們帶著聖體盒，如發現聖體被放在不相稱的地方時，將聖體放在裏面。

他由於尊敬我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決意在會規內插入下列規條：假使他們發現上面有主的聖名，或有關至聖聖體禮儀的詞句的字紙，被人不管及不顧地丟棄在不相稱的地方時，他們要撿起並放置它們於一個地方，並對主的聖言，餅酒成為聖體聖血，便是憑著基督的聖言。

他所以未能將這點插入會規，是因為會長們認為不應將這點做成一項義務，但人卻立意將這項意願發表在其遺囑及其它著作上。

同樣地，他也決意在派遣弟兄們到各省去時，使他們帶著漂亮的及好的，用以打開祭餅的錢鉗子。

[1636] 方濟選擇了其有意帶去的弟兄後，就對他們說：「你們要以相稱的尊敬，因主的聖名，一對一對地外出。早晨要嚴守靜默直至九時，並在心內祈禱天主。

不要做無益的閒談！因為雖然是在旅行當中，你們的舉止應如在隱修院內，或在自己的小屋內一樣聖善。我們不拘在那裏，也不拘去那裏，我們帶著我們的小屋。我們的肉體弟兄是我的小屋，我們的靈魂就是生活祈禱及默想於小屋的隱修士，假使我們的靈魂就是生活祈禱及默想於小屋的隱修士。假使我們的靈魂不能和平、清靜地生活於其小屋內，生活于人為的小屋內，又何益之有？」(薛二 201；成德 65)

阿雷佐城為惡魔所害

[1637] 81. 他們到了阿雷佐城時，發現該城為可怕的惡禍以及為日夜不停的戰爭所籠罩。因為城內有兩個長久以來，就是相恨如仇的黨派。

當時方濟正住於城郊的一座醫院裏。由於他耳聞日夜不斷的喧嚷與尖叫聲，他以為那是惡魔在歡騰鼓舞，並在慫恿居民火燒，或以他種種無法無天的手段來毀滅該城。

方濟對該城不禁動了惻隱之心，遂叫來席維德弟兄，他是一位及其單純和聖潔的司鐸，也是一位對天主具有堅實信心，也為方濟敬如聖人的弟兄。方濟對他說：「你到城門前去，並以你能有的最大聲音，命令惡魔們離開該城！」席維德弟兄便起身到城門去，並以他所能有的最大的聲音喊叫說：「願主耶穌基督受讚頌！我因全能天主之名，並仰仗我服從方濟命令之德能，命令全城所有的魔鬼離開這城！」感謝天主仁善的天主，以及憑著方濟的祈禱，城內居民恢復了和平與親睦，並未曾有做過什麼宣講。

這次方濟未能利用機會對他們宣講。但後來在一次向他們做宣講中曾說：「我向你們講話，你們從前是一個為惡魔所桎梏的民眾，你們的手腳被捆，並且如同牲畜被出賣，你們曾將自己交付于惡魔權下，並將自己屈服在曾經毀滅了自己，而後繼續毀滅自己，並有意毀滅你們及整個城市的魔王意願之下。你們是一群可憐的無知人民。你們認不出天主的降福；你們中有拯救了你們這城。」(薛二 108；文大六 9)

因胡高林之故未能前往法國

[1638] 82. 方濟在佛倫斯時，遇到了日後將榮為教宗的奧斯迪主教胡高林大人；他奉教宗何腦略的命，出使於欺波來叨公爵封土突斯尼、龍巴底及馬耳池，直至威尼斯諸地。主教大人見到方濟的蒞臨，大為欣喜。

但他一知道方濟有意去法國，便反對這個計畫說：「弟兄，我不要你穿過這山，因為在羅馬廷內有主教何大人們，有意干涉你的修會；你如果留居在這省的界限內，其他熱愛你修會的樞機和我本人，將能更有效地保障並護衛你的修會。」

方濟答說：「如果我派遣我的弟兄們到遠方去，而我則留住於此，這將使我羞愧無面目見人！」主教以責備的口氣答說：「為什麼派遣弟兄們到那麼遙遠的地方，使他們遭受許多磨難，以致於餓死呢？」

聖人以偉大先知口吻答說：「大人，你以為並相信主派遣弟兄們，是為了普世所有人們的得救。他們不單要為有信德的國家所歡迎，而且也將為教外人所接

受。讓他們實踐他們許給天主的，而天主將在有信和無信的國家內，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胡高林對方濟的答復，非常驚奇並且贊同，但他不許可方濟到法國去；方濟最後只能派遣帕斐哥弟兄和其他幾位弟兄到那裏。至於他自己，則回到了斯波來叨山谷去了。（薛一 74-75；成德 65）

小弟兄的真面目

[1639] 83. 在寶尊堂召開會議的時期已近，方濟對其同伴說：「我若缺少我要給你描繪的條件，我便不認為我是一位小弟兄。」接著又說：「弟兄們懷著巨大的恭敬和熱忱來請我參與會議。我由於為他們的熱情所感動，便跟他們去了。眾弟兄到齊之後，他們請求我在大會前講幾句天主的聖言，我便仰仗聖神的默示而起來講了話。」

讓我們來一個假設！假使他們反省了我講話後，起來反對我說：我們不再願意你管理我們。你一點口才都沒有，你太過於單純，我們害羞你這種粗野和不學無術的人作我們的上司。自今以後，你別要求我們稱你為上司。於是他們對我作聲噓噓，並且趕我出去。

假如他們出言輕蔑我，不客氣地頂撞我，並去掉我的職位時，我不能一如他們尊敬我時，那樣歡天喜地，我便不以為我是個小弟兄，只要他們對我先後不同的兩種態度與他們自身厲害相等的話；因為如果我們為了他們因抬舉並尊敬我所

獲得的神益而感到欣喜（雖然這可能不利於我的靈魂）；那麼，他們對我出言輕蔑，並不客氣地頂撞我時，我不對我的利益和靈魂的得救更該感到愉快？因為這對我真正有利！」（薛二 145；文大六 5；成德 64；完美喜樂[278]）

蟋蟀

[1640] 84. 那時正是夏季，方濟住在寶尊堂會院內，並在羅哲園丁弟兄于聖人死後所住的小屋後面，靠近菜園盡頭最後的小屋內。

一天，他由小屋內走出，看見一雙蟋蟀棲宿在生長於小屋附近的一株無花果樹的枝上，使得方濟伸手可即。方濟於是伸手來向他說：「蟋蟀妹妹，來吧！」該蟋蟀立即沿著手指爬上他的手裏；方濟就以另一雙手愛撫著他說：「蟋蟀妹妹，要高歌一曲！」他聽了方濟的話，立時開始叫了起來。這使方濟感到異常地喜樂，並因而頌揚了主。他這樣在手裏捧著他有一小時之久。然後將他放回原先的所在。

八天的工夫，每次方濟出來，便在同一地方見到該蟋蟀，並將他放在手裏，而且他叫他唱，他就立時唱起來。八天過後，方濟對同伴們說：「現在我們要讓我們是蟋蟀妹妹去他願意去的地方。他為悅樂我們，已經做得夠多了；而我們的血肉可能在這事上，找到發出虛榮的理由。」蟋蟀在獲得許可之後，便馬上走掉了，以後再也沒有人見到他。同伴們為了他的溫柔和其對方濟的服從而感到驚異。

事實上，方濟為了其對造物主的聖愛，而在受造物身上獲致許多的喜樂，使得主使無靈的畜牲，馴服到能以安慰其忠僕的身心的程度。（薛二 171；文大八 9）

論作為弟兄的模範

[1641] 85. 在那些日子裏，方濟小住於位元在裏野地地區，距離君迪依亞諾的聖厄肋德里歐隱修院中，由於當時正值嚴冬季節，而方濟只穿一件長衣，故不得不在長衣里加縫了一塊布；其同伴也照辦。他的身體因此稍為感到好受一點。

不久之後，在他剛結束祈禱後，他大喜若狂地對其同伴說：「我必須成為眾弟兄的表率。因此，即使我需要一件內里加縫一塊布的長衣，我必須也想到我那具有同樣需要，卻無法擁有同樣長衣的弟兄們；我必須將我放在他們的處境內，分擔他們的貧窮，使得他們因為看到我生活的方式，而能忍耐地承擔他們的貧窮。」

我們這些曾經同他一起生活的人們，無法說出他曾多少次拒絕給予其身體所急需的衣食，目的在於替弟兄們樹立好榜樣，為幫助他們更忍耐地承擔他們的貧窮。

他經常是這樣行事；尤其在弟兄數目字增高，而他又辭掉了總會長職位後，方濟的主要顧慮是以身教，而不只以言教來訓誨他們應行的和應戒的種種。（成德 16）

「我揀選了你，是因為你是單純的」

[1642] 86. 一天，他聽說某些弟兄在修會內樹立壞榜樣；他們不堅持自己于為修會人員的崇高境界，方濟由心底裏感到莫大的痛苦，並在祈禱中向主人說：「主，我將你賜給我的家庭歸還與你。」

主回答他說：「你告訴我！一位弟兄離棄了修會或其他弟兄不肯一依我指示你的方式行事時，你為什麼如此愁苦？請告訴我，是誰建立了弟兄們的修會？是誰叫人們回頭？是誰促使他們入會做補贖？是誰賜給他們堅持到底的神力？莫非不是我嗎？」

那聲音接著又說：「如果我未曾揀選一位有學之士或演講家，掌管我這個修會家庭，而立意要一位單純的人來負責我的修會，目的就在於使你及其他人們知道，照料我的羊群的是我。我將你放置在他們中間，就如同一個標記，為的是使人們看了我在你身上所完成的工作後，他們也可以完成。凡跟隨我的途徑者，將佔有我，並更圓滿地佔有我；但凡離棄我的途徑者，他們將連他們似乎擁有的一切，也要被剝奪淨盡。所以我給你說，對這事不必憂心，你只要做，而且做好你所做的事；你要用心做你的工作；因為是我以永遠的愛德，建立了弟兄們的修會。

要知道，我如此愛護這修會，以致于假使有弟兄回到他們所吐出來的，並死在修會之外，我將派遣另一位來接受預定給你的冠冕；如果這人尚未出生，我設法使他出生。為使你深信，我全心喜愛這弟兄的修會及其生活，我給你說：即使只有三個人，我也不會離棄這個修會。」（薛二 158；文大八 3；成德 81）

給弟兄們的表揚和激勵

[1643] 87. 這些話大大安慰了方濟，因為他每次聽到弟兄們立了壞榜樣時，便愁苦到極點。雖然，當他聽說有弟兄犯罪時，仍不得不憂心如焚。但他仍能起主加強人心的話，並且與同伴們討論這些話。

在會議及其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訓話裏，他也曾說過：「我決心並發誓恪守會規；弟兄們也都保證如此行事。我既然由於病弱而辭掉了為上司的職位，我為了我靈魂及我弟兄們的最大利益，我的唯一義務是給他們樹立好表揚。

我由主得悉，並在毫無疑問的條件下，確實知道，即使病患並非我引退的充分理由，我可能提供修會的最大服務，仍然是祈求天主掌管、保護、護衛，並保佑它。我曾在天主和弟兄們前保證如此行事。我的確期待著，並將要為每位因我的惡表而喪失了弟兄，向天主交帳的。」

一次，一位弟兄來對方濟說，他必須在某種方式下，過問治理修會的事時，他答說：「弟兄們有他們的誓願恪守會規。為了使他們毫無託辭，我曾在他們面前發過誓。自從天主願意我做他們的上司時，我便誓許自身要恪守會規，並立意繼續恪守至我生命的結束。這樣一來，我的弟兄們既知道什麼是應行和應戒的，給我剩下的一點，是以榜樣給他們宣講，因為這是天主把我（無論活著或是死後）賜給他們的理由。」（成德 81）

和一位更窮者相遇

[1644] 88. 一天，方濟在巡行各地講道勸人時，遇到了一位窮人。他一見該窮

人的苦境，便對其同伴說：「這人的貧窮使我們慚愧，並對我們的貧窮構成了一個譴責。」

其同伴說：「弟兄，這是什麼意思呢？」他說：「我遇見一位比我更窮的人，我便羞愧地無地自容。我曾揀選了貧窮作為我的大夫，我的喜了，我的精神及暫世的寶藏。天主和整個人類都知道貧窮是我的行業。故我遇到一位比我更窮的人時，我應當滿面羞愧。」（薛二 84；文大七 6；成德 17）

一位輕視窮人的弟兄

[1645] 89. 一次，方濟到了接近普裏齊歐的羅卡地方的隱修院，為向該地的民眾宣講。在他宣講的一天，一位又窮又病的可憐人來找他。方濟為了這人的窘境所動，便對其同伴談到此人的貧窮和病弱。

其同伴答說：「弟兄，真的，這人的確很窮，但此地或許沒有人比他在願望上更富有。」方濟為了講話如此沒有愛德而責斥了他。該弟兄也承認己的錯。方濟便對他說：「你願意做我要你做的補贖嗎？」他答說：「很高興！」方濟說：「脫去你的長衣，然後赤裸著身體匍匐在那人腳前，並說明你如何輕視和得罪了他，也求他在天主前，替你請求天主的寬恕。」該位弟兄果然去做了方濟所定的種種；然後起來，穿上長衣，回來了。

方濟給他說：「你願意知道你怎樣得罪了那人，或更好說，得罪了基督自身嗎？你見到窮人時，你該聯想到他是因基督之名而來的，而基督則承擔了我們的

貧窮和脆弱。這人的貧窮和病弱，構成了一面鏡子，在這鏡子面前，我們應當以聖愛之情，來靜觀我主耶穌基督的肉體，為救人類所忍受的貧窮和脆弱。」（薛一；薛二；文大八 5；成德 37）

強盜受到感化

[1646] 90. 在一座位于波而哥聖墓北面的會院裏，時有強盜前來向弟兄們請求一些麵包。平常他們都是藏身於該地的森林中，並且不時地出來，在暗處或在馬路上打劫行人。

某些弟兄說：「給他們周濟是錯誤的，因為他們是給人們製造禍患的強盜。」其他的弟兄則一見他們如此謙虛地請求周濟，同時，他們又為急需所逼，故有時給予他們若干周濟，但也經常鼓勵他們回頭做補贖。

此時，方濟到了這會院；當他們問聖人是否應給予強盜麵包時，方濟的回答說：「假使你們肯做我告訴你們的事，我相信主將使你們贏取到他們的靈魂。」接著方濟說：「你們去，取得若干上好的麵包和葡萄酒；然後將這些東西帶到你們所知道的他們居住的處所，並大聲喊說：『強盜弟兄，請出來吧！我們是弟兄們，我們給你們送來一些好麵包及葡萄酒。』他們必定會立時出來見你們。此時，你們要在地上鋪上桌布，並將麵包及好葡萄酒擺在上面。然後謙虛而和悅地服務他們。他們用飯時及用飯完畢之後，你們要給他們講些天主聖言，並請求他們因天主聖愛而做出第一個請求，也就是要他們應許不再毆打任何人，不再傷害任何人。這只是個開端而已。你們別一次要求他們一切，他們是不肯聽你們的。強盜

們為了你們謙虛及你們表示的愛，將會應許你們不再加害任何人。

在另一天，為了表示你們對他們所許的好事，有所知恩的心，要再次給他們送去麵包和葡萄酒，再加上若干雞蛋和奶餅，並服務他們如第一次一樣。飯畢後，要對他們說：『為什麼你們要整天呆在這裏等餓死，並吃這麼多的苦頭呢？為什麼用思想和行為幹這麼多邪惡的事呢？如果你們不肯回頭侍奉天主，而天主將賜給們在此生一切肉體之所需，最後還要拯救你們的靈魂。』慈愛的天主必然要感動他們，為了你們對他們所表顯的謙遜及愛德，而回頭向善的。」

弟兄們起來，並做了方濟告訴他們的一切。因了天主的仁慈及聖寵，強盜們傾聽並實行了弟兄們向他們所要求的一切。他們為弟兄們的愛德與和藹所感動，自動前往會院裏背木柴。靠了天主的仁慈和弟兄們所作做的愛德與聖善，他們中間若干位入了會，其餘的則回了頭，並且度了補贖的生活。他們握著弟兄們的手，許給他們以後永不再行惡，而要仰仗其體力生活。

該會院的弟兄們，以及凡聽了這好消息的人們，一想到方濟的聖德及這些全無信德與不法之徒，如何一如方濟所預言的，而迅速地回頭，莫不為之驚奇萬分。

（成德 66；小花 26）

假聖人

[1647] 91. 一次，一位度聖善和標準生活的弟兄，他白日黑夜，都在專心祈禱，並嚴格持守靜默，以致於他到一位神父弟兄前辦告解時，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打手勢。表面來看，他充滿著虔敬及熱愛天主之情。譬如，他與弟兄們在一塊時，

即使他不講話，他顯得內外如此樂於聆聽若干熱心的交談，使得弟兄們以及其他見到他的人們，都為他所感動。人們都以為他是一位聖人。

他以這種方式生活了好幾年，直到方濟到了這位弟兄所住的會院內時。方濟在這會院時，一聽到這位元弟兄行事的方式，便對弟兄們說：「你們不必疑惑；如果他不願意辦告解，那他一定受了魔鬼的戲弄和誘惑。」

此時，總會長來拜訪方濟，並開始頌揚這位弟兄。方濟對他說：「弟兄，相信我吧！這人在為惡神所領導並被矇騙了。」總會長答說：「一位元具有這樣聖德標記和證據的人，竟能如你所說的那樣，我認為這構成令人吃驚和不可相信的事。」方濟答說：「請試探他一下，請要求他每星期兩次或至少一次辦告解！假如他拒絕，你將看出我對你講的是實話。」

一天，總會長對這位弟兄說：「弟兄，我嚴格地要你每星期兩次告解，或至少每星期一次。」該位弟兄將手指放在口唇上，並大搖其頭；他用這姿勢表示他決不會這樣行事。總會長由於害怕出現惡表，故不曾堅持下去。幾天後，該位弟兄就自動地離棄了修會，回了到世俗，並穿上俗人的服裝。

一天，兩位方濟的同伴在公路上遇見了他。他獨自一人，就有如一個無家可歸的浪人。弟兄同情地對他說：「不幸的人哪！你那聖善的生活那裏去了！你不肯將你自己出示給他人，也不肯與弟兄們講話；你所喜歡的唯一事項是孤獨的生活。而現在，你流浪於此世，就如同一個不願認識天主及其忠僕的人。」

那人開始答復他們，不過，在答復他們時，不斷地指著信德發誓詛咒，猶如不虔誠的人一樣。弟兄們便對他說：「可憐的人哪！為什麼藉信德起誓呢？你在修會時，你不但不講無益的閒話，而且也不肯參加聖善的談話。」他答說：「事

情逼我非發誓詛咒不可。」弟兄們離他而去。數日後，那人就去世了。

弟兄們及其他人們，想到方濟的聖德，便為之驚奇不已，因為他曾在弟兄們及其他人們認為那人是聖人時，預言了那人的墮落。（薛二 28；文大十一 10；成德 102）

惡魔的迫害

[1648] 92. 一次，方濟到了羅馬為拜訪行將榮為教宗的奧斯迪主教胡高林。幾日後，他拜別了這位大人後，有晉謁了良大人，他是聖十字地方的樞機。這位樞機非常平易近人，謙虛有禮。他很喜歡見方濟，因為他甚為重視方濟。

他以極大熱忱請求聖人同自己多住幾天；因為當時正值嚴冬，寒風刺骨，同時又時常颶風下雨，一如那個時節所不免的。他說：「弟兄，在這種天氣裏，不可能旅行的。我的意願是：如果你願意，就請你留住在我這裏，直到天氣好轉。我也養育著幾個窮人，他們每天在我屋中吃住，你也將受到與他們同樣的待遇。」這位樞機大人所以接待他猶如一位窮人。雖然如此，聖人的聖德如此超凡，使得教宗、樞機，以及所有此世的貴人，莫不尊之如聖人。樞機又說：「我要指給你一個良好及清淨的住所，使你可以食息其間，並能隨意祈禱。」

安哲樂坦克雷迪是最初十二位方濟弟子之一，他當時正侍立在樞機身旁；這位弟兄可能就是這冊聖方濟傳記，至少若干篇的著作者；他向聖人說：「在城牆上有一座美麗、高大、寬敞的塔，距離這裏不遠，在這塔內有九個房間。在該處，

你可以與世俗隔離，就如同在隱修院一樣。」聖人回答說：「我們去看看！」結果聖人對該處感到滿意，於是便對樞機說：「大人，或許我要在接近你的那個地方留住幾天。」樞機十分高興。

安哲樂弟兄便派人準備了該地方，為使聖人和其同伴，可以白天黑夜留在那裏。因為聖方濟在樞機處做客時，不欲由該塔下來，無論是白日或是黑夜，安哲樂弟兄自願每日將飯送來，放在塔的外邊，為使他自己及其他人不致于干擾聖人。方濟便與其同伴一同住進塔內。

在那裏的第一夜，方濟準備休息時，魔鬼就來痛打聖人一頓。聖人立即呼叫樂住於附近屋子的同伴。這位弟兄遂跳起來，到了聖人那裏；聖人對他說：「弟兄，魔鬼曾嚴害地打了我。我願意你陪我，因為我害怕孤獨。」該位弟兄就整夜和聖人在一起。聖人身上所有骨頭都在打顫，猶如一位發高燒的病患者。兩人一直到早晨，都沒有睡覺。

一整夜，方濟與其同伴講了話，他對他說：「為什麼魔鬼打我呢？為什麼天主給他們傷害我的許可呢？」繼而就反省說：「魔鬼是主的刑警，就如官府派遣刑警去處罰有罪的人，同樣，主假手其刑警，糾正並責罰他所喜愛的人。多次修會人員，即使是具有威德者，也能因無知而犯罪。正由於他因無知犯了罪，故應遭到惡魔的處罰，為使這種處罰為他們構成一個教訓，使能瞭解並在內心裏注意到他怎麼樣犯了罪。

因為凡在此世熱愛主的人，其過失沒有不受懲罰的。至於我仰仗天主的慈愛和寵恩，我的所有違法行為，沒有一種不是以告解和補贖所淨化了的。在祈禱中美善的天主，曾給我啟示了所有悅樂他和使他不樂的事。但在我看來，天主可能

為了下列理由，使其刑警懲處了我：樞機主教自動地對我非常慷慨，是沒有一點疑問的；我的肉體真的也需要若干優待，而我也可以問心無愧地接受這種優待。但是，在世界各地忍受饑渴及其他磨難，並生活於窄小屋子及會院中的我的弟兄們，如果得悉我在這裏作樞機大人的貴賓，可能在這方面對我有所埋怨。他們或許會說：我們忍受各種缺乏時，他卻享受各式舒適。我時時都有義務樹立好榜樣，因為這正是天主把我賜給他們的理由。我如果與弟兄們共同生活於貧窮的會院中，他們更能取得神益，同時，他們如得悉我也在吃著同樣的苦頭，便更能甘心接受其窘艱了。」

方濟經常體弱多病，連他在俗時，其體質也甚為虛弱，而其病痛直到死期，尤其惡劣。但他仍然希望常常樹立善表，並去掉所有埋怨的藉口說：「他要什麼又什麼，而我們則一無所有。」故此，直到死期來臨時，無論病弱或健康，忍受了這麼多的貧乏，以致于所有的弟兄，一如同和他生活一些時期，直至其死去的我們一樣，如果他們知道實在情形的話，不可能回憶起那些情況，而不涕泗橫流的，也不可能不因此而更甘心接受一切貧窮與痛苦的。

天亮之前，方濟由塔上走了下來，並去見了樞機主教大人，也告訴他所發生的種種，以及其同伴所說的話。此外又說：「人們很相信我，並且視我為聖人；現在，一如你所見到的魔鬼，將我由牢獄中逐處。」方濟原想要靜靜地在塔內，就如同牢獄中，除了與同伴之外，不與任何人交談。

樞機大人非常高興再次見到他，但由於他尊敬他一如聖人，故順從了他不再久留的意願。方濟於是拜別了樞機，回到了接近裏野地城的可倫波泉會院裏。（薛二 119-120；文大六 10；成德 67）

拉維納山的四旬期

[1649] 93. 一天，方濟到了拉維納山會院去了。他喜愛清靜，故立意在該會院敬禮聖彌格，遵守一個四旬的嚴齋。他于聖母升天慶節前已登上了山。他屈手一算，由聖母升天節至聖彌格節正好四十天。於是他說：「為光榮天主，其母親聖瑪利亞及聖天使和人類的首領聖彌格，我要守一個四旬齋期。」

他到了他有意整整四十天留宿的小屋內。在該小屋內的第一夜裏，祈求了天主以一個信號指示他，是否他住那裏是他的旨意。事實上，幾時方濟居留在一個地區為舉行祈禱，或是巡遊各地為宣講道理，他時時關心的是想知道天主的旨意，為能順從天主並悅樂天主。多次他害怕他的肉體退入避靜處所，以舉行祈禱，只是一個藉口而已，實際上，只是要逃避在各地宣講的疲勞，而基督為了宣講，未曾稍事猶豫地由天降世。他也請求他以為是天主友人的人們為他祈禱，希望天主讓他知道，為滿全他的旨意，是應當出去向民眾宣講呢？抑或是應當退處避靜地區，從事祈禱呢？

他尚在祈禱時，天已破曉，忽然間，各式的鳥都棲集在人們所住的小屋上。但他們並非全部在同一時間飛來；第一批先來唱了他們美妙的歌曲後就飛走了；然後另一批到來，高歌一曲後，即行離去；此後就是第三、四批；這為方濟來說。構成了一種驚喜和安慰。正在他詫異並不知何意之時，主在其內心答復說：「這是天主在這小屋內，將恩賜你許多聖寵及安慰的信號！」

果然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因為在天主恩賜他的許多隱而不彰的和人無不知的

寵恩中，是使其靈魂在餘年中，洋溢著喜樂，並密切地和天主結合的熾愛者神視。其同伴給他送飯時，他曾將這際遇告知了他們。

方濟在小屋內固然享受了許多的神威神采，但夜間也忍受了魔鬼的許多磨難，就如他告訴其同伴者。一天，方濟對其同伴說：「假使弟兄們知道了魔鬼給我製造的一切痛苦，他們中不可能不同情並憐憫我。」

這些痛苦多次使他不可能對弟兄們，一如他們的需要，而表示其深厚的情誼。

羽毛枕頭

[1650] 94. 那時，方濟在各格熱橋會院裏，他住在一棟大房子後面一間末尾的小屋內，白天黑夜舉行祈禱。可是，一夜，他睡了不久之後，便呼喚一位住在附近一棟大而古老的房子內的同伴。該同伴馬上起來，並進入了方濟睡在裏面的小屋走廊內。

方濟向他說：「弟兄，今夜我未能入睡，因為未能起來祈禱；因為我的頭在游泳，而我的雙腿又如此的搖動，使得有人要讓我吃了一些毒麥麵包。」其同伴則以幾句溫和而安慰他的話，答復了他。方濟回答說：「我想是魔鬼隱身在我頭下的枕頭裏。」果然，前一天，格熱橋一位名叫若望的先生，他是聖人最喜愛的人，方濟對他表示了巨大的熱情，他曾替方濟取來一個羽毛枕頭。

不過，方濟自離開世俗以來，不曾用過棉的或是羽毛枕頭，即使是為了患病或其他藉口。但是這次弟兄們強迫他為了其病苦，尤其是為眼疾，逆著自己的意

願，接受這枕頭。故此他將枕頭投擲給他的同伴。該弟兄撿起枕頭來，將它放在自己的左間上，並以右手拿著它，便離開了走廊。

他立時喪失了講話的能力，而且一步也不能移動；他不能動其臂膀，也不能動其雙手，甚至無力甩掉這枕頭，就如同一位喪失了知覺的人，他不知道在自己內發生了什麼事。就這樣，過了一個多小時的工夫，感謝天主，方濟又叫了他。他立時清醒過來，將枕頭仍在背後，並再度回到方濟處；並報告給方濟，他所遭遇到的事情。

方濟回答他說：「今夜誦夜經時，我發現魔鬼進入了我的小屋。」他現在完全認定，是魔鬼阻止他入睡及起來祈禱。繼而又說：「魔鬼詭計多端，長於騙人，他一見我因了天主的美善和聖寵，無法傷害我的靈魂，他便攻擊我的肉體，阻止我入睡並起來祈禱。他有意窒息我心裏的熱火和喜樂，使我抱怨我的病痛。」（薛二 64；文大五 2；成德 98）

虔敬地誦念日課

[1651] 95. 方濟許多年來，患有脾、肝、胃病和眼疾，但他對祈禱曾如此熱忱恭敬，使得他祈禱時，決不肯依靠著牆或其他類似的東西。他似乎經常站著，並將其會帽脫下，往往也跪著。就這樣，他將其每天每夜的大部分時間，消耗在祈禱上。

當他行路時，為誦念日課，經常停站於一處；如果為了不斷的患病而騎馬引

路時，為誦念日課，他必須先下馬來。他與樞機良大人共處數日後，便離開了羅馬。當他出城時，便開始下起雨來，一整天的工夫下個不停。由於他病體虛弱，故不得不騎馬，但為了誦念日課，便先下了馬，然後站在路上誦念，即使雨水浸透了其全身。

他解釋說：「如果肉體用飯時，必須享有某種舒適或輕鬆，即使事物與肉體，將同為蛆蟲的獵物，何況靈魂取用其營養，也即天主自身時，豈不該享有和平與寧靜嗎？」（薛二 96；文大十 6；成德 94）

肉體弟兄

[1652] 96. 方濟接著就說：「魔鬼如能阻止天主僕人在心內享受純潔的祈禱，以及聖善工行給他帶來的熱忱和喜樂，他便高興得不得了。天主的僕人如不幸為魔鬼所捉住，而他又糊塗到不知道趕快以告解、痛悔及補贖甩掉魔鬼的這種束縛，那麼，魔鬼便很容易抓住一樣極微小的事，而將它變為一個重擔。」

他又繼續說道：「在取用食物、睡眠及肉體的其他必需品時，天主的僕人必須明智從事，為使肉體弟兄沒有抱怨的理由，且說：由於你不肯給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我站不起身來，我無法做長時間的祈禱，也不能在窘難中，保持喜樂之情，也無法作其他的善工。」

接著又說：「反之，如果天主的僕人，以必需品，明智地提供其肉體，恪守著中庸之道，而肉體弟兄守夜或是作其他的善工及祈禱時，卻仍疏忽怠惰，昏昏

欲睡，此時，必須如同一位脾氣惡劣，及懶於負重的一頭牲口，又如一匹只吃喝，而拒絕工作及背負重載的畜牲一樣，應受到責打。」

「假使因了貧乏窮困，我們無從提供我們病弱或健康的肉體弟兄的必需品，或著它雖謙虛有禮地，為了天主聖愛而向其他弟兄或上司請求了，但仍無法滿足其需要，那時就讓肉體弟兄，為了天主的聖愛，而不受該貧困好了。主必從優計量其功績，並將視該忍耐工夫，就如同為主殉道一樣。既然弟兄已做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故其肉體雖然必須承受其嚴重後果，我們也不得歸咎於他。」（薛二 113，129；成德 95；文大五 6；成德 97）

精神的喜樂

[1653] 97. 方濟自回頭開始，直至其去世之日，時時嚴厲對待了自己的肉體。但其經常首要顧慮的是：佔有並維持內在和外在的精神喜樂於不墜。

他說：「如果天主的僕人努力擁有並維持出自心淨的外在和內在的喜樂，魔鬼便不能加害於他，並不得不承認；天主的僕人如能在窘難中，一如在順境中一樣，保持著其精神的愉快，我們便無從找到加害其靈魂的方法。」

一天，他責斥了一位面帶優色，並垂頭喪氣的同伴說：「你為什麼為了你的罪惡，而這樣展示你的愁苦和痛心呢？這是你和天主之間的事。你應祈求天主的聖善，給予你得救的喜樂！在我和其他弟兄面前，應設法經常愉快！因為天主的僕人不適宜在弟兄或是其他人面前愁眉苦臉。」

他又說：「我深知惡魔嫉妒我由慈善天主所接受了的一切聖寵。他們既無法直接加害我，故此，便嘗試加害我的同伴。假使我們無法打擊我和我的同伴，他們便要敗興而退；反之，如果我因為受到了誘惑而精神沮喪，我只要看到我的同伴喜氣洋洋，我便可以由誘惑及愁苦中，走向內在的愉快。」（薛二 125，128；成德 96）

預告其光榮

[1654] 98. 一天，方濟在亞西西城主教府中臥病時，一位頗具靈修精神的弟兄，開玩笑說：「你要以多高的價錢，將你這件舊衣服出售給天主呢？不久你衣服襤褸的肉體將穿上高貴的綢緞。」

當時，由於患病，方濟正身著有皮毛內衣面加蓋著粗糙的手織長衣。

方濟回答，或更好說天主聖神利用聖人的口舌，以一陣爆發的喜樂回答說：

「你說得對，將來正是如此。」（成德 109）

降福亞西西城

[1655] 99. 方濟在主教府時，看到自己的病情日加嚴重，就命人把他抬到寶尊聖母堂，他已不能騎馬，因為這樣會加重他的病情。

由於抬他的人們走的是橫亙於醫院前面的一條路。故方濟叫他們把擔架放在

地上，以便使他面向亞西西。有許多實際上的理由，尤其是為了其十分嚴重的眼疾，他已不能再看見亞西西城說：「主，我相信這城在以前，曾經是全國最邪惡的不義者及壞人投奔的住所；但我也看出；為了你豐厚的慈善，在你所揀選的時刻，你曾對這個城顯示了你的聖愛。它已成為那些一依其本分而認識你，光榮你的聖名，並在信友中散佈純潔生活、堅慈之父，我求你，別看我們忘恩負義，卻要記起你對這城的無窮聖愛。願它永遠是認識你，並光榮你的尊威聖名者的居處和住處。阿門。」

方濟祈禱完畢之後，人們就將他抬至寶尊聖母堂。(薛一 110；成德 124)

死亡妹妹

[1656] 100. 方濟自回頭的那一日，直到其死去的那一天，無論是患病或是健康，經常關心的是實行主的聖旨。

一天，一位弟兄向他說：「父親，你的生活及舉止，不但為弟兄們，而且為普世教會，昔者和現在，莫不構成一個火炬及明鏡。我想你的死亡也是一樣。它將對你的弟兄及其他無數人們，構成一個愁苦的原因，但也是你無窮的安慰和喜樂。你將由大的勞累，走向大的休息；由痛苦及誘惑的大海洋中走向永遠的幸福中。你由回頭之日至你最後的一天，經常愛慕，並甘願實行的嚴格貧窮，將要為無量的財富所取代，而這暫世的死亡，將要為永遠的生命所取代，那時，你將不斷地見到，並面對面享見你在此生，以極大熱忱、願望和聖愛所瞻仰的你的主天主。」

他又毫不掩飾地說：「父親，你要確實知道，除非主由高天替你的肉體賜下神方，你的病是無藥可治的。依照大夫們的意見，你在世的日子不久了。我以這點警告你，是為了加強你的心神，使你可以在內心裏及表面上，都能喜樂於天主；並使凡來拜訪你的人們，可以見到你不斷地喜樂於主。他們確實知道你將不久于人世，而見到你死的人，或是將聽到人們描繪你死的人，你的死應當構成一個紀念和楷模，猶如你的生活及舉止，已構成一個紀念和楷模一樣。」

方濟當時雖然患有無可忍受的重病，其身心仍然爆發出極大的喜樂，頌揚了天主，並對其同伴說：「我既然快要死了，請叫按哲樂和良二位弟兄，來頌揚我們的死亡妹妹。」

這兩位弟兄都來了，他們強抑著眼淚，高歌了「太陽歌」。這是方濟病中為了光榮天主，並為了安慰自己和其他人的心靈而編撰的，但在末尾的一節之前，增加了有關死亡妹妹的一節：

我主，藉著死亡妹妹，一切讚頌應屬於你

凡有死者，都無從逃避她。

禍哉！死於大罪中的人！

福哉！她來時，人如在承行你的聖意！

第二次死亡不能加害於他。

（薛二 217：成德 123）

雅格弟兄的最後拜訪

[1657] 101. 一天，方濟叫他的同伴來說：「你們熟知雅格巴女士如何時常，並仍然深愛著我們的修會。我相信：假使你們將我的情況通知她，她必認為這是我們對她的一種恩愛和欣慰。你們要信給她，請她送來一些縫製灰色隱修士長衫的布料，就如海外國家裏西篤會士所縫製者。也請她送來一些我在羅馬時，她曾多次為我預備的糕餅。」

羅馬人對這種由杏仁、白糖或蜂蜜及其他成分所製成的糕餅，稱之為「摩斯塔秋羅」。

這位夫人是一位十分熱心的寡婦，她屬於羅馬十分富有的貴族家庭。藉聖人的功績和宣講，她由天主接受了流淚和熱愛的神恩，以致人們以為她是瑪利亞瑪達肋納第二。

正如方濟的請求，信剛被寫好，人們正準備派一位弟兄去送信時，忽然間，有人敲門，一位弟兄就去開門。看，由羅馬趕來看聖人的亞格巴女士站在門口。該位弟兄立即回報聖人說亞格巴夫人偕同其兒子已經來到，並問他說：「父親，我們怎麼辦呢？可以讓她進來，並到你的身邊嗎？」

因為事實上，依聖人的意願是：為了這會院的尊容和高尚，早已規定女性是不得進來，並且不得進入會院。

方濟卻回答說：「這規定不能加諸這位夫人身上，因為她偉大的信心和熱忱，曾使她由遙遠的地方趕來這裏。」她被請進之後，便開始痛苦。特別可奇的是：

她已帶來了灰色長衣的布料及其他上述信件中要她帶來的種種。弟兄們清楚看出聖人的聖德，並為之驚歎不已。

雅格巴夫人對弟兄們說：「我的弟兄們，我正在準備祈禱時，在心靈裏聽見有聲音說：去看你的父親方濟吧！要快去，別喪失一分一秒！因為你如果遲延，你便不能見到他活著。你還該帶著需要作長衣用的布料及做糕餅的一切。此外，又要帶些照明用的蠟燭及乳香。」

方濟在信上未曾提及乳香，但主卻默示了雅格巴夫人帶來乳香，為酬報並安慰她的心靈，也為使我們進一步看出這位窮人的偉大聖德，並看出主怎麼願意在方濟臨終時刻，以許多榮譽來光榮聖人。為光榮其可愛之子聖嬰在誕生時的貧窮，曾經到來禮物，為恭敬其忠僕方濟的肉體，因為他曾在生時與死時，都如此熱愛了其可愛聖子的貧窮。

夫人做了方濟所希望的糕餅，但聖人幾乎沒有動它們，因為他的精力日漸衰弱，並接近完結。她也帶來一些蠟燭，為在他死後，點燃於其屍體前。弟兄們又利用帶來的布料，為方濟做了一件壽衣。聖人曾親自命令弟兄們在壽衣上縫上一塊麻袋布，作為謙遜和貧窮的信號。總之，方濟在雅格巴夫人來的那一星期內回到主那裏去了；這不得不說是天主的聖意。（薛三 37-38；成德 112；致雅格書信 [253-255]）

謙虛與貧窮

[1658] 102. 明智的方濟自回頭開始，便決意仰仗天主的護佑，不但建立自己

個人的生活，而且也建立其家庭——也就是其被稱為小弟兄會的修會——生活于堅實的磐石上——就是天主聖子高超的謙虛和貧窮上。

他將修會生活建立于深厚的謙虛上。其所以從起初——就是弟兄們開始增多時，就願意他們住在癩病院內服務癩病人。當時，凡有意作保守的弟兄們，不拘他們是貴族或是平民，在預告他們的許多事件中，一件便是他們應服務癩病人，並住在他們的醫院中。

他也將其修會建築在最高超的貧窮上。我們的會規說：弟兄們必須住在他們的屋裏，猶如旅客和外方人；又說：他們除了貧窮外，不得願望任何天底下的事物。因此，主將養育以肉體的營養和美德，養育他們於此世，並且保證他們在來生有天堂作為嗣業。

他並且自身也選擇了完美的謙虛與貧窮作為基礎。雖然他在天主的教會中，是一位受到抬舉的人，但卻自願為人視作最下等的人物，不但在教會中是如此，而且在其弟兄中也是這樣。（薛一 38；成德 44）

德爾尼的主教

[1659] 103. 一天，方濟向德爾尼城的人們，在主教府前的廣場上宣講。該城的主教是一位明辨是非的神修者，也聽了方濟的宣講。宣講完畢後，主教就起來說了一些勸勉的話，其中有下列幾句：「主自從栽植並建立其教會以來，時常恩賜以聖德卓著的人們，為了使教會因他們的善言善表而日趨成長。近來主又藉著

這位貧窮、謙遜及不學無術的人——說這話時，他將手指向方濟——放射出他的光輝於其教會內。故此，你們務要熱愛並尊敬天主，全力避免一切罪惡，因為他並沒有將這偉大的恩惠賜給一切民族。」

繼而主教由他向民眾講話的臺上下來，並與方濟一同進入聖堂。此時，方濟向主教大人深深鞠躬，又匍匐在其腳前說：「主教大人，說真的，在這個世上，從未有像你今天一樣，給了我大面子。人們說：這個人是一位聖人；這樣一來，他們將聖德與光榮歸諸於天主。大人，你卻反而明辨是非，將卑賤與高尚的事物，分析清楚。」（薛二 141；成德 45）

再論方濟的謙遜

[1660] 104. 在人們頌揚他並且謳歌其聖德時，方濟多次說：「還不能保證我決不至於有子女。」又說：「假使主在某一時刻有意去掉他恩賜我的寶藏，那我還有什麼？不過是一架肉體一個靈魂而已；教外人也有肉體和靈魂！何況我必須升相信，如果一個強盜或一個外教人，如同我一樣接受了我所蒙受的那麼多的聖寵，他一定比我更加忠實於天主。」

他又說：「一位畫了我主或聖母像的畫家，他光榮我主和聖母，並且使我們記起主或是聖母，不過，該畫像除了它是個由木頭和顏色而構成的受造物外，其本身不能居什麼功；天主的僕人猶如木頭和顏色不能居功一樣。光榮和尊敬應只歸於天主。我們一生唯一可以保留給我們自己的東西，是羞辱和慚愧；因為一直到死，我們的肉體時常對天主的聖寵懷有敵意。」（薛二 133；成德 45）

方濟的辭職

[1661] 105. 方濟連在弟兄中也希望成為謙卑的；為了維持自己的謙德，曾經在回頭後幾年，並在寶尊聖母堂召開的總會議上，辭掉了作上司的職位；他曾在弟兄中講了下列的話：「由今天起，我為你們等於死去；不過伯鐸賈大尼弟兄是我們大家甘願服從的物件。」此時，弟兄們都開始放聲哭泣，並流了許多淚。最後，方濟在賈大尼前鞠了一個躬，並許給他自己將對他表示尊敬和服從。從該日起，直至死期，方濟成了他的屬員，一如其他弟兄一樣。（薛二 143；成德 39）

聖人的服從

[1662] 106. 他不但願意作總會長的屬員，而且也願意作省會長的屬員。他無論到什麼會省裏旅行和宣講，他就聽該省會長的命令；並為了更大的成全和謙虛，在他去世之前的一天，他曾向總會長說：「我常願意在我身旁有一位同伴，代表你在我身上的權力，我將服從他就如同服從你一樣。為了樹立好榜樣，為了喜愛服從的美德，我願意在我生時與死時，你常以這方式接待我。」

就從當時起，直至其死時，時常有一位他的同伴作他的院長，而方濟聽他的命，就如同聽總會長的命一樣。

[1663] 一天，方濟向一位同伴說：「在許多其他神恩中，至高者曾恩賜我下列的

大恩就是：如果一位只作了一天初學的弟兄，是我的院長的話，我甘願服從他，就如同服從一位修會裏最來的會士一樣。事實上，屬員在上司身上不應看見人，而應看見天主，並為了天主而將自己附屬於他。」

他又說：「如果天主願意，全世界沒有一位像我一樣地受到其屬員及其弟兄的敬愛，但至高者卻恩賜了我，俯就一切人——即使是修會內最為微賤的一位弟兄——的恩寵。」

我們這些曾經與他共同生活的人們，我們多次親眼看見，並且他自己也作證假使某弟兄未曾給予他必需品，或著講了若干刺耳的言語，方濟立時就引退一旁從事祈禱。及至他回來後，再不願意記起任何事，他也不曾說過：「某弟兄忽略了我，或是對我講過了這話。」

在他越接近死期，越注意到研究善生，及以最大的成德，就是絕對的謙虛和貧窮的生活。（薛二 151；文大六 4；成德 46）

給予柏納德弟兄的祝福

[1664] 107. 雅格巴夫人為聖人製作糕餅的那天，聖人想起柏納德弟兄，就對其同伴說：「柏納德弟兄一定喜歡這糕餅。」於是便對其中的一位說：「去，叫柏納德弟兄馬上到這裏來！」該同伴立即離去，並將柏納德弟兄帶了來。

柏納德弟兄坐在床前說：「父親，請降福我，並請顯示你對我的情誼！如果你對我表示你的父愛，我相信本會其他弟兄及天主自身將因而更加愛我！」

方濟當時已看不見了，因為他已好久喪失了視力。他伸開他的雙手，並放置在紀律弟兄頭上——他是第三位弟兄，此時，他正在靠近柏納德弟兄——方濟以為他的手是放在柏納德弟兄的頭上。但猶如其他瞎子一樣，他感覺到乃是紀律弟兄的頭，並仰賴聖神的神能，認出了他的錯誤說：「這不是柏納德弟兄。」於是柏納德弟兄就加倍靠近了聖人方濟；方濟於是將手放在他的頭上，也祝福了他。

然後，向一位同伴說：「請將我要說的話寫下來！柏納德弟兄是主賜給我的第一位弟兄。他是第一位將自己所有的一切分施給窮人，並因而逐字實踐了福音成德的人。為了這點，並為了其他許多功績，我有義務愛他超過本會中任何弟兄。所以，盡我所能，我願意並命令：總會長不拘是誰，要珍視並尊敬他如我自己，全會的省會長和弟兄，都要看他就如我的代表。」

這些話，為柏納德弟兄及其他在場的弟兄們，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欣慰泉源。

（成德 107）

有關柏納德的預言

[1665] 108. 一天，方濟想到柏納德弟兄高超的成德時，便在少數弟兄前講了下列預言：「我給你們說，準備試探柏納德弟兄的是最有力最詭計的惡魔。他將受到無數風浪及誘惑的折磨。但善良的主將在其臨終時，拯救他於所有誘惑和內在與外在的考驗。其心靈與肉體，將享有如此的和平、寧靜及欣慰，使得凡目擊或是聽到這點的弟兄們，將為之大感驚奇，並認為這構成一個奇跡。他行將帶著這種和平與內在及外在的幸福，離棄這世界，而奔赴天主之前。」

[1666] 對凡德到上述話語者，這些話語構成他們驚奇的原由，因為方濟在聖神默許下所預言的種種，都逐字一點一點地應驗。柏納德弟兄臨終時，其心靈如此和平與安寧，使得他不願意躺在床上。他若同意躺在床上，他幾乎是坐著，因為他害怕一絲霧氣推到他頭裏，能使他感到自己在漫遊或是作夢，而將其思想由天主那裏轉向他處。如有時真的發生這類事，他便立即起來，並打擊自己說：「有了什麼事？為什麼我想這事？」

為使他復員，人們慣於使他吸取點玫瑰水，但他臨終時，不再要這水，因為他常在默想天主；如有人提供他一點玫瑰水，他便說：「別干擾我。」

同樣，他願意輕鬆地在和平及寧靜中死去，他完全放棄了照料自己肉體的顧慮，讓一位大夫照料一切。他說：「我不願再顧慮吃喝等事，我把這些全委託你；你如給我，我將接受；你如不給，我也不發愁。」

自從他患了病，他願意有一位司鐸弟兄，常在他身旁，直至去世。如果有使其良心不安的思想進入他的心靈，他便馬上告明並自承自訟。

他死後，其遺體呈顯白色並柔軟，其面目好似在微笑。他死後較諸生前更為英俊。凡見到他的人，莫不喜歡看他死後的樣子，勝過他生前的樣子；因為他似乎是一位微笑的聖人。（薛二 48；成德 107）

對佳蘭姊妹的最後問候

[1667] 109. 在方濟去世的那一周，佳蘭——方濟修女會的第一株小樹，聖達勉堂修女院的院長，以及方濟在恪守天主聖子貧窮的競賽者——因病重垂危，人們害

怕他可能先方濟而去世，由於方濟是天主以外，佳蘭的唯一父親，也是其內在與外在的欣慰，又是使他堅實地生活於天主聖寵的第一人，故此，她一想到自己不能在方濟死前見方濟一面，便哭得死去活來，不能自己。他曾透過一位弟兄，將自己的顧慮轉告與方濟。

方濟一聽到這事，便動了同情心；因為方濟曾以父親的愛，愛了佳蘭和其姊妹們；一來因為她們的生活聖善無比，二來因為佳蘭是他仰仗天主的聖寵，並以自己的勸導，在最初幾位弟兄來歸依後不久，便歸化了的。其回頭不但大有裨益于小弟兄會，而且有利於整個天主的教會。

由於方濟已無法滿足聖女見他一面的願望，因為他們二人都病在垂危，故此為了安慰她，曾透過書面給了她一個祝福和赦免，也就是赦免她一切違反聖人命令及心願，和一切違反天主聖子命令和願望的缺失。此外，為了去掉其一切愁苦，並為在主內安慰她，方濟又向傳話的弟兄，或更好說是聖神藉著方濟的口說：「去吧！並將這封信送給佳蘭妹妹！你要告訴她，去掉因不能見到我而來的愁苦和憂心。她要知道，在她去世之前，她和其姊妹們將再見到我，並將接受巨大的安慰。」

[1668] 不多久以後，方濟就在夜間去世了。翌晨一早，亞西西的民眾，男的女的，和所有的神職人員，都來到了會院看方濟的遺體。人們高唱著聖詩及聖詠，手裏拿著綠的棕櫚枝，並因著天主的聖意，他們將聖人的遺體抬到聖達勉堂，於是藉著方濟的口所說的話，便得以應驗了，而其女兒們及主的使女們，又得以取得安慰。

姊妹們通過它而領聖體及為聽天主聖言的鐵柵窗打開了，弟兄們將聖人的遺體，由擔架上舉起，並放在他們的胳膊上，以靠近已打開的窗戶。這使佳蘭及其

姊妹們獲致很大的欣慰。不過，她們仍然痛哭流涕，並非常難過。因為天主以外，方濟是她們在世唯一的安慰。(成德 108；薛一 116-117；文大十五 5)

百靈鳥妹妹

[1669] 110. 星期六晚，晚禱畢後入夜以前，方濟去見天主後，一批百靈鳥聚集在方濟遺體停放於內的屋頂上。他們飛得很低，他們一面唱，一面飛著打轉。

我們這些曾經與他共同生活過的人，以及我們寫了這些報導的人作證：我們多次曾聽他說：「假如我能同皇帝講話，我定要求他，為了天主的聖愛和我的請求，公佈一道諭令，嚴禁任何人捕捉和傷害百靈鳥妹妹們。此外，所有城市的市長，所有堡壘及鄉鎮的負責人，應當命令其屬員，每年耶誕節將食糧撒在城市及鄉鎮外面的道路上，俾使鳥兒們，尤其是百靈鳥妹妹們，在這偉大的夜裏，人們要把聖母瑪利亞的聖像，安置在馬槽前及牛驢中間，我也希望每個人都自覺有義務給予豐富的飼料與我們的弟兄及牛驢。最後，耶誕節日，一切窮人都應為富人所請，並且享有豐盛的宴席。」

事實上，方濟對耶誕節比對主的其他慶節更為尊重。他說：我們的救贖大功固然完成于其他慶節，但自從救主降生的那一天，我們已鐵定受了救贖。因此，他願意在這一天，每位教友踴躍于主，並願意我們為了將自己賜給我們的他的聖愛，愉快地彼此贈送美麗的禮品，不但贈送窮人，而且也贈送給家畜和飛禽。

又說到百靈鳥：「我們的百靈鳥妹妹頭戴風帽，猶如會士，他是一種謙虛的

小鳥，自由自在地沿路覓食小穀粒，即使穀粒落在糞土上，他也啄去吃掉它。他高飛于天時，頌揚天主，猶如輕視世物而生活於上天的會士。此外，他的衣著，也就是其羽毛呈土褐色；這樣他樹立了良好的榜樣，會士不應穿著炫耀的優美服裝，而應穿著晦暗如土的衣服。」

為了這種理由，方濟特別熱愛並喜歡觀賞他們。(薛三 32；文大十四 6；成德 113；薛二 200；成德 114)

我不是一個賊

[1670] 111. 方濟經常給弟兄們重複著下列的話：「我總不作賊子；我的意思是說，人們給的賑濟品是窮人的嗣業。我接受的賑濟經常少於我的需要，因為我不願意詐取窮人的東西。否則，便等於偷竊。」(成德 12)

不佔有一切，就連公共的擁有也沒有

[1671] 112. 由於省會長們多次催促方濟許可會士在公共方面擁有所有權，目的在於使眾多弟兄能為急需時有所保留。方濟便以祈禱呼求主基督，並在這點上諮詢了他。主立即回答說：公共和私人一樣，全都應當守貧窮；因為組成這個家庭的弟兄們，無論如何眾多，主必照顧他們，只要他們信賴他。(成德 13)

基督批准了會規

[1672] 113. 方濟曾經偕同來自亞西西的良弟兄及來自波羅那的波尼佐弟兄，退入山中，以便撰寫會規，因為由基督口授的第一會規已遺失了。

此時，許多會長集合在聖人的代總會長厄利亞弟兄周圍說：「我們聽說這位方濟弟兄正在撰寫會規。我們耽心他寫的會規，將如此難守，使得我們無力應付。你要去給他說：我們拒絕受到這種會規的約束。他可以為自己撰寫，而不是為我們撰寫。」厄利亞弟兄說他不願意去說，他害怕方濟的斥責。後來由於他們一再催促，他就給他們說，無論如何，他若沒有他們的陪伴，決不前去。於是，他們便一起去了。

厄利亞弟兄在會長們的陪伴下，來到了方濟退隱的地方，遂即叫了方濟。方濟答允了，但一理會到有許多會長也來了，便問道：「這些弟兄們要作什麼？」厄利亞答說：「他們都是會長們，他們聽說你要寫一冊新的會規，他們害怕會規太難，故此他們隆重地聲明：他們不願意受到這會規的約束，你可以為自己，而不是為他們撰寫會規。」

方濟舉目向天，並向基督說：「主，我不是曾經給你說，他們對你沒有信心？全部出自我。我要這會規逐字逐句地受到依循，逐字逐句，逐字逐句地，不加任何注解，不加任何注解！」該聲音又說：「我知道人性的軟弱，但我也知道我聖寵的能力；誰若不願意恪守會規，便離開修會吧！」

方濟轉身向弟兄們說：「你們聽見了嗎？你要我再重複一樣的話嗎？」於是，會長們也都含羞並捶胸而退。（成德 1）

不要給我論及其他的會規

[1673] 114. 方濟親自參加于寶尊聖母堂召開的，並名為草席大會的總會議時，參加該會議的五千名弟兄，有少數聰敏且具有學問的弟兄，晉見未來的國瑞教宗的胡高林樞機大人。他們請求樞機說服方濟要聽具有學問及聰敏弟兄們的勸言，並接受他們的教導。他們也援引了聖本篤、聖斯定聖柏納特的會規及訓示。

方濟傾聽了樞機對這問題勸告後，便握著樞機的手，領他到大會前，並向弟兄們說：「我的弟兄們，我的弟兄們，天主召叫我走謙虛的道路，並指示我單純的途徑，我不要再聽你們提起聖斯定、聖納特和聖本篤的會規；天主不願意其他學問和智慧來領導我們。天主利用你們的知識和智慧來羞辱你們，他也有他的刑警來懲罰你們，我全心依靠他。然後，為了羞辱你們，你們將折返到原初的情形，不管你們喜歡或是不喜歡。」

聽了這些話，樞機啞口無言，而一切弟兄則驚駭異常。（文大四 10；成德 68；小花 18）

對神職人員應如何自處

[1674] 115. 一天，若干弟兄向方濟說：「父親，你看不見主教們有時拒絕給予我們宣講的許可，害得我們好幾天在一個地區，不能向民眾講話，因而什麼也作

不成。如果能由教宗處，為弟兄們獲取一種特恩，以便利救靈魂的工作，那該多好！」

方濟以激烈的聲調答說：「你們，小弟兄，不認識天主的旨意，也不讓我一依天主的意願歸化整個世界。你們必須先以謙虛敬謹的服從歸化主教們。他們見到你們所度的聖善生活，和你們對他們表示的敬重時，他們便自動請求你們宣講，以歸化其民眾；他們便要帶領民眾來聽你們的講話，其效果比你們要求的什麼特恩要大的多；何況這類特恩又能引發你們的驕傲。此外，你們不必耽心人靈不得救的事，罪人如真的回頭，他們必能找到許多聽告解的神父。

至於我，我求主恩賜我的特恩是：除附屬於一切人外，總不向任何人求取特恩，並依照下列聖善的法規拯救普世人類：多施身教而少行言教。」（成德 50）

基督的遺憾

[1675] 116. 一天，主耶穌基督對一位方濟的同伴良弟兄說：「我對弟兄們頗感遺憾。」良弟兄回答說：「為什麼呢？」方濟回答說：「為了三個理由：一是，因為他們不耕種，不收割，對我每天慷慨提供他們的營養，不知感恩而報本。二是，因為他們整天抱怨，什麼事都不幹。三是，因為他們彼此激怒而不知言歸於愛，也不肯寬恕所受到的凌辱。」（成德 52）

方濟的最後晚餐

[1676] 117. 一夜，方濟的病痛如此嚴重，使得他幾乎躺不下身來，更無法入睡。翌日清晨，由於病痛稍減，便叫來會院所有的弟兄們，他們聚集齊後，他便將他們視作全會弟兄的代表。

於是便由一位弟兄開始，將右手放在他們每個人的頭上，一一祝福了他們。他也祝福了所有已經入會，或直至世界終窮所有行將入會的弟兄。他似乎對自己死前見不到自己的兒子和弟兄頗為自憐。

繼而，命人取來麵包，並祝福了它。由於他病弱無力分開麵包，就由一位弟兄將麵包劈開了，然後他拿起麵包塊，分給了每一位弟兄；命令他們大家都全吃掉，不得有所保留。方濟師法著主的榜樣，他曾於聖星期四，在其去世之前，與其使徒們用了飯；方濟似乎不只是願意祝福其在場的弟兄，並在他們身上祝福全會的弟兄們，而且願意同他們吃這麵包，好象與所有的弟兄一起吃。

我們可以相信，這原是他的用意，雖然那天並非星期四，但方濟對弟兄們說過，他以為那天是星期四。

一位弟兄曾將一塊麵包留下來，在聖人去世後，凡吃用這塊麵包的人，他們的病患立即痊癒。（薛二 216-217；文大十四 5；成德 88）

柏路佳傳記在此結束